

王梅痕編

中華現代文學選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中華書局出版

戲劇



金絲籠

陳楚淮著 一册七角

青春的夢

張聞天著 一册三角半

哈孟雷特

田漢譯 一册五角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沙樂美

田漢譯 一册六角

Oscar Wilde: Salome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一册六角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琪琪康陶

張聞天譯 一册五角

Gabriele D'Annunzio: Gioconda

威廉退爾

馬君武譯 一册三角

Schiller: Wilhelm Tell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譯 一册六角

Sacha Guitry: Jean Pierre et Beranger

聖女的反面

蕭石君譯 一册三角

Francois de Curel 著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一册七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孤獨之魂

一册五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人的生活

一册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宗武·毛詠棠譯

妹 妹

一册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楝譯

國語羅馬字 最後五分鐘

一册七角

對話戲謔 *A. A. Milne 著* 趙元任譯

中華現代文學選第三冊目錄

| | | |
|-------|------|--------|
| 南歸 | 田漢 | 一——二八 |
| 車夫之家 | 歐陽予倩 | 二九——四二 |
| 復活的玫瑰 | 侯曜 | 四三——七八 |
| 一片愛國心 | 熊佛西 | 七九——一八 |
| 假洋人 | 白薇女士 | 一九——四六 |
| 討魚稅 | 馬彥祥 | 四七——六六 |

南 歸

田 漢

人物：

母

女

少年農人

流浪者

時代：

現代

佈景：

農家門前，井，桃。

「老母坐井欄縫衣，少年農人持釣竿，提魚串由右側上。」

少年 伯母。

母 呵李大哥，釣魚去來嗎？（放下衣）

少年 釣了好幾尾魚，送給你老人家。

母 哦呀，好鱒魚。

少年 今天和爸爸從田裏回來，忽然想去釣魚，果然給我釣了好幾尾。快拿盆子來罷。

母（進去拿盆子出來盛了魚）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又能幹，又勤快。

少年 你老人家誇獎得好。

母 真是，我要有你這樣一個孩子多好。

少年 有好的女兒，不也是一樣嗎？

母 女兒雖然好，究竟是女兒，男孩子做的事情總做不了。並且女兒總是要嫁給人家的，也不能跟着我一輩子。

少年 ……假使女兒嫁了人依然可以跟着你，不也很好嗎？

母 那怎麼能辦得到。

少年 怎麼辦不到呢？

母 ……

少年 伯母，我拜託你老人家的事情，你問過了沒有？

母 怎麼沒有問過。不過問也是白問了。她還是想着那瘋子。

少年 你老人家難道就這樣順着她的意思嗎？

母 我現在祇有這一個女兒了，我不順着她，難道好天天打她罵她嗎？

少年 不過，這也不是一回事呵。別說那個人去了一年多了，不見得會回來，就使回來，也不見得能養你老人家一輩子。那樣流浪慣了的人，也不知又要流到那裏去。他去年要去的時候，你老人家那樣留他也留不住，他若是再要去，春姐可以跟着他去，難道你老人家也好跟着他去嗎？

母 是呀，我也曾這樣想過，從前老頭子在的時候，我還不覺得什麼，自從去年老頭子一死，我所靠的祇有這一個女兒了，我怎樣不想把女兒嫁一個妥當的人家呢？

少年 那末伯母，你老人家覺得把她嫁給我妥當不妥當呢？我家裏也有幾畝田，也有一些坡土，我也很能做工，從來不偷懶，家裏又在這近邊，還有什麼不好呢？

母 好自然好，可就是女兒不好辦。

少年 就是春姐她雖然還思念着那個人，可是日子久了她也就會把他忘記了，何況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她也不是那麼討厭我的。

母 是呀。我也這麼想呵，要是事情定了，她也不會怎能不聽話的。

少年 既然這樣，那末你老人家爲什麼不早把這事情定下呢？

母 定下也可以。

少年 那末，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春姐沒有父親，我沒有母親，這一來彼此都有了。

母 孩子，我剛才不說過了嗎？我願意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少年 我歡喜極了。我歡喜得要哭了。

「女在內呼聲。」

女 媽！得弄菜了。

母 哦，我就來了。（對少年）我要弄菜去了。你坐一會兒，我叫春姐出來陪你！

「母攜剛補好的衣物和魚盆入內。」

少年 呵，我這一下心裏才安了。可是……：

母（在內聲）孩子，你到井裏打一點水來呀，你看缸裏沒有水了。

「女攜吊桶出。」

少年 呵，春姐！

女（默然致敬）明弟，什麼時候來的？

少年 來了好一會了。

女
.....

「默然攜水桶至井邊打水。」

少年 打水嗎？讓我來幫你打罷。

女 謝謝，我自己會打。

少年 (止之) 春姐……

女
.....

少年 (欲泣) 難道我這幾年來每天每夜的哀求，一點不曾動過你的心嗎？

女
.....

少年 伯父是死了，家裏剩下伯母同你了一個男子也沒有，難道就這樣子把一輩子過下去嗎？

女 明弟，你知道我是在等待着一個人的。

少年 我知道，不過他真會回來嗎？

女 會回來的。

少年 你怎麼能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

女 我是這麼想着！

少年 他有信給你嗎？

女 沒有，從他去了以後，一直不曾有過半個信給我。綠衣的信差，每天走過我家的門，可是他一直不曾停留過呵。

少年 可不是？人家把你忘了，你怎麼還苦苦地記念着人家呢？

女 你怎麼知道他把我忘了？

少年 他一直不寄信給你怎麼不是忘了？

女 不寄信給我就算是忘了嗎？他每天晚上總在夢裏來找我呢。

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

女 對呀，閒弟！至少我忘不了他呵。你看井邊的樹下，不是他老愛坐在這裏寫他的詩的地方嗎？他不是時常要我坐在那一邊給他畫的嗎？他不是又常愛拉着我手同靠着這枝樹坐了，對我講外國故事和他流浪的經過的嗎？你看這樹皮上不還彫着他贈給我的詩嗎？這樹還依舊的長着，花還依舊的開着，樹皮上的字還像剛彫的時候一樣的新鮮，我怎麼能夠忘得了他呢？……

少年 那末，春姐……

女 ……………

少年 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忘記他呢？

女 明弟呵，要等到這樹枝枯了，葉也落了，花也不開了，樹皮上的字也沒有了……

少年 那是一輩子呵……

女 是呵，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他呵，明弟。

少年 （跪抱其足）春姐，你怎麼忘不了他，就這樣忘得了我嗎？我們不是一塊兒長大的嗎？我不是從不曾離過你嗎？我不是願意永久地守着你嗎？……

女 明弟！你就不該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的呵；就不該始終不曾離開我呵；就不該要求永遠守着我呵。你瞧他，他是和你多麼不同：他來，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他去，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在我的心裏他就像神一樣。他坐着的時候，站着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我雖然不曉得什麼，可是我心裏想那很遠的遠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地方，怎樣的充滿着自由愉快的東西呵。他是那麼一個神也似的人，他雖然離了我，我總是覺得他隨時站在我的身邊，隨時在對着我的耳邊細聲說話。我知道他那一天會忽然回來，會把我帶回去，帶到他時時望着的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少年 呵，春姐，他一定是個鬼怪，一個精靈，你着了他的魔了。

女 也許，不過這是我願意的呵。

少年 那末，你怎麼也不願意我嗎？

女 ……明弟，我辜負了你。

少年 呵，春姐……

「母出。」

母 好呵，你們倆這樣好，娘就有靠了。

「女急起身提水入廚。」

母（低聲對少年）孩子，她肯了嗎？

少年（苦笑）唔。

母 那麼好哪。你明天請何先生來，我就把八字交給他罷。

少年 唔。

母 怎麼這會兒到害起羞來了！快進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飯。

少年 不，伯母我要回去。

母 怎麼又客氣來了。進去呀！

少年 不，我去了，伯母。

母 你一定要去嗎？那末，你明天早些兒同何先生來，我等着你了。

「少年持釣竿由右側下。」

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點兒害羞。（將入）哦呀，雞還沒有關哩。孩子，快給關了罷，別讓豺狗拖去了。

「女應。」

女 是。

「母入室開燈。女取米喂雞。」

女 甯甯甯！

「趁雞吃米之際一一捉之入罍。」

「關雞畢，忽在門外顛一步，見一破鞋。」

女 媽！誰把這隻鞋拖出來的？

母 （在內）什麼鞋？

女 （舉示之）這隻鞋呵！

母 （在門口）哦，那瘋子留下來的破鞋嗎？那還有誰，還不是來富（狗名）拖出來的，真是條沒用的狗！昨天把我攔在床下一隻雨鞋也拖出來了。

女（取鞋默然玩視。發出嘆聲來。）鞋呵，你破了！鞋呵，你破了！

母（重至門口）孩子，快進來呀，又在那裏破鞋破鞋的，你連他一隻破鞋都不肯丟掉，他恐怕連你名字都忘了呢。

女 媽。不會的呵。

母 不會的！你媽從前也曾以為世界上有許多不會的事。可是後來那些不會的事都很不客氣的一樁樁的來了。比方你爸爸病得厲害的時候，曾拉着我的手說他怕死。我說，『這事是不會有的，你要是死了，丟下我們怎麼辦。』可是後來你爸爸畢竟死了。就是那辛先生罷，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我們對他也算不錯，就當做家裏人一樣看待，以為他是不会走的了。可是後來他也畢竟要走。

女 他是想起家鄉來了才要走的呀。誰又能丟得了家鄉？我要是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也要想起家鄉來的呀。

母 你以為他真是想起家鄉的緣故嗎！

女 怎麼不是？他走的時候對我說他看見了江南的桃花，不覺得想起北方的雪來了。他們那裏有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他快三年不會見過那雪山了。就和我要是出門三年了，也不能不想起我們這桃花村呵。何況據他說，那雪山脚下還住着他那年老的爸爸，可愛的妹妹，他怎樣不想要回去呢？

母 唉，孩子，你別替他辯白了。他可曾告訴你那雪山腳下還有一灣碧綠的湖水，湖水傍邊還有一帶青青的草場，草場上放着三五隻小羊，柳樹下坐着一個看羊的姑娘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那姑娘常帶着她的小羊，來到那湖邊的草場上，對着那太陽快要下山低聲兒唱歌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雖然流浪在遠遠的南方，可是依然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唱歌的聲音還很淒涼的留在他的耳邊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灣灣的眉兒，又大又黑的眼睛，還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似的好頭髮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因此才離開南方，回到他的故鄉，去看那看羊的姑娘，自然也看看他那雪山腳下的他的爸爸和他的妹妹。他此刻當然已經娶了那個姑娘，白天裏在山上，湖邊唱着歌？晚上談笑在一房，誰還記得南方有個傻孩子，還抱着他留下的破鞋，儘在這裏想着他望着他呢？

女……（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

母 嚶呀，孩子，娘錯了，娘是騙你的，你怎麼這樣地當真呢？孩子！孩子！

女（撫着鞋）呵，鞋呵，我的命運和你一樣呵。

母 呵，謝天謝地。孩子，娘時常教你别這麼癡，這年頭癡心的人過不了日子的呵。你得想開些，快把這破鞋扔掉罷。抱在身上把衣服弄髒了。娘回頭難得洗呵。

女 不……

母 孩子，快起來呀。聽話。

女 不起來……

母 別和娘淘氣了。現在祇剩下娘和你了，沒有你誰還來管娘，沒有娘誰還來管你呢。

女（拉着她娘）娘……

母 孩子……

母（聞得廚房飯香）呵呀，飯燒焦了，孩子聽話，快起來。娘要弄菜去了。

「母急下。」

女（徐起坐在樹下的井欄上，感傷地念樹皮上的詩）

這裏我會倚過我的手杖，
這裏我會放下我的行囊。
我在寂寞的旅途中，
曾遇着一個可憐的姑娘。

我會和她並坐在樹陰，
我會對她談流浪的經過，
她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
癡癡呆呆地望着我。

姑娘呵，我是不知道愛戀的人，
但是你真癡得可憐。
我縱然流浪到多遠，
我的心兒將永在你的身邊。

你聽見晚風兒吹動樹葉兒鳴，

那便是我呼喚你的聲音。

你看見落花隨着晚風兒飄零，

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淚縱橫。

「忽來一人影，漸行漸近。女徐徐抬起頭來。」

影 這裏是春姑娘的家嗎？

女 是，那一位……（漸近其人）你不是辛先生嗎？

影 呵，春姑娘，我來找你來了。

女 真是你？我不是做夢嗎？（審視）呵，辛先生望得我好苦。

影 ——（即流浪者，趨前抱女）

母 孩子，怎麼不進來吃飯呀？誰來了？誰？（徐徐走近）呵，你呵。

流浪者 ……………

女 是呵，是他來了。我以為是做夢呢。娘怎麼樣？他畢竟給我望到了。

母 這真是來得巧，我剛才正和春兒講起你呢。快到這兒來坐。

女 是呀，快到這裏坐。

流浪者 (走到井欄傍) 這樹長這麼大了。

女 回頭你看我們的來富可真是長得大呢。C! C! 怎麼不見了?

母 同李大哥去了，牠頂愛走人家的。

流浪者 (放下包。取下帽子。) 又到這枝樹下了!

女 (急接了帽子從他手裏搶下。手杖飛跑地藏到屋子裏去。)

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見也高得多了。

母 也該高了，今年十八歲了。這孩子真癡，你看這是什麼?

流浪者 這是誰的鞋?

母 是呀，我知道你自己也一定忘了，這是你自己的一雙破鞋，你不要，她可把牠當寶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

流浪者 ……………

女 (打水出，給他洗臉。)

母 對呵，辛先生洗個臉，把東西放下，舒服舒服罷。

流浪者 謝謝!(洗臉)

母 你這次打那兒來的呢?

流浪者 由北邊來的。

女 你該看見那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啦?

流浪者 自然看了，因為看夠了，所以我又想起南方。

女 還有那雪山脚下的湖水，可還是一樣的綠嗎?

流浪者 綠得像碧玉似的。

女 那湖邊草場上的草，可還是一樣的青嗎?

流浪者 青得和絨氈似的。

女 那草場上還有人放着小羊嗎?

流浪者 唔，絨氈似的草場上也還時常點綴着三五隻小的白羊吧?

女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

母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那個看羊的姑娘呢?

流浪者 ……………

母 你已經娶了她罷。

流浪者 ……………

母 怎麼不帶她回到南邊來呢？

女 是呀，怎麼不帶她回來呢？我聽了母親的話，我就想像她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有趣的姑娘哩。

流浪者 ……春姑娘，你也要來苦我嗎？

〔抱着 Guitar 且彈且唱〕

模糊的村莊迎在面前，

禮拜堂的塔尖高聳昂然，

依稀辨得五年前的園柳，

屋頂上寂寞的飄着炊煙。

耕夫踏着暮色歸來，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月兒在西山沉沒，

我凝望着蛋白的曙天。

我無所思，

也忘了疲倦，

只佇立

在她的門前。

我是這樣沈默啊！

沈默而寡言；

我等待着天落入懷裏，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漸漸聽得傳言：

她已經嫁給旁人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一年，

她終至憂傷而殞命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三年。

母 怎麼有什麼難過嗎？後來你們沒有結婚嗎？

女（代爲解釋）他回去找她，纔知道她早已在他出門後的第一年嫁給別人了，嫁了之後的第三年，就急成

了病死了……

母 哦，那姑娘嫁了人又死了嗎，這真是……末，還有那住在雪山傍邊的你的爸爸呢？

女 妹妹呢？他們都好嗎？

流浪者（眼含着淚繼續的唱）

漸漸聽得傳言：

你的父親早經死了，

你的妹妹流落在天邊，

那不是你家舊日庭院，

廢墟上飄繞着荒煙。

女 呵呀，他爸爸也死了，妹妹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 嗚呀，可憐，怎麼我們的命都是一樣的苦。

流浪者 呵，你爸爸呢？還沒有回嗎？

女 辛先生，我的爸爸再也不會回了，我也和你一樣沒有爸爸了。

流浪者（驚訝）伯父什麼時候死的？

母 快半年了。

流浪者 呵，人生的變動怎麼這麼多呵。人都是這麼匆匆的來，又是這麼匆匆的去了嗎？

女 辛先生，這一趟你可不能匆匆地去了。你的家裏剩下了你，我的家就剩下娘和我了。我們的家須要一個男子，須要一個扶助我們的人。辛先生你就是這個唯一的人了。我是決不讓你離開我們的。就是我媽媽也決不能讓你走的。媽，是不是？

母（為難）唔。是呀。

女 你一定不要走的呀。可憐我想得你好苦，望得你好苦。你丟下的這雙破鞋，每晚做了我的枕頭。你在這樹上刻下的這些詩，都成了我每天的課本。我思念你的心隨着這樹一天天長高，你要是真不來了，我要變成這雙被你忘記的破鞋了。可是你畢竟來了，畢竟被我望到了！我是怎麼樣也不能離開你了，辛先生，你能答應我不

離開我嗎？

流浪者 春姑娘，你知道我是一個永遠的流浪者，我怎麼能說得定呢？不過我實在疲倦了。我爲着求安息才回到故鄉，我以爲那灰色的天，黑的森林，白的雪山，綠的湖水，能給我一些慈母懷裏的慰安。可是我一知道她嫁了，死了，父親也不在了，妹妹不知道流落到那裏去了，我才覺得那些天，森林，雪山，湖水，都變成我悲哀的包圍了！雖然朋友們留着我在故鄉作事，也有不少錢，我幹了幾個月，覺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痛苦。在痛苦之中記起你們的熱溫溫的同情，所以我提着我的 *Guitar*，不知不覺的又流浪到南方來了。想不到我這個四海無家的流浪者還有春姑娘這樣一個關心我的人。春姑娘！你說不願意離開我，難道我就能離得開你嗎？不過春姑娘，我就答應不離開你，誰能又保得定沒有不能不離開你的那一天呢？

女 不能不離開是命運。我是要和命運打架的。我怎麼也不離開你。

流浪者 那麼我也決不離開你罷。

女 好，辛先生，我高興極了。媽，你也替我歡喜罷，他說他不離開我了。

母 孩子，你怎麼儘拉着辛先生講話，他這麼遠來，自然是餓了。怎麼不快弄飯給他吃呀？

女 是呀，是呀，我馬上弄飯來。媽，沒有好菜怎麼辦？

母 今晚隨便吃一點，明天再去弄罷。

女 哦，我把明弟送來的魚蒸了好不好？

母 好呀。

女 辛先生，你坐一會兒，我弄飯去了。

「女入廚。」

流浪者 我快一年沒有來了。

母 不止呵，一年多了。你去年走的時候，桃花還沒有十分開，這一趟來，桃花早落了滿地了。

流浪者 日子真是快得很。

母 是呀，我們屋後面的桃樹今年也開花了。你若是早一點兒來，還可以看得到許多桃花，來遲了，真是可惜。

流浪者 可惜了。不過日子長着呢。我既然不走，我想多多的在山上種些桃花，簡直把這裏弄成個桃花源罷。

母 唔。對呵。不過辛先生你畢竟來遲了。不要你早來幾天幾月，祇要你早來一點鐘就大不同了。

流浪者 怎麼，桃花落的那麼快嗎？

母 不是桃花落的快，是事情變得太快了。辛先生……

流浪者 ……………

母 我的女兒在你來的前一刻鐘，我把她許給一個姓李的孩子了。

流浪者 ……………

母 你也別難過，你依然可以在我家住，不過我不能不把這事情告訴你。春兒對你很熱，她癡癡地思念着你。你
又一年多沒有來，連信也沒有一封，我祇當你已經同那個看羊的姑娘結婚了。所以我勸春兒嫁給那姓李的
孩子，因為你知道春兒快十八歲了，也該嫁了。雖然她很聰明可以念書，但她不該生在窮人的家裏，又沒有父
親，那來這福分……那姓李的孩子也算是好的了，人又誠實又勤快，家裏也有幾畝田，一些坡土，又是和春兒
一塊兒長大的，春兒也不討厭他，我想把春兒嫁給他我也有靠了。剛才我又教李家的孩子親自去問過春兒
了。

流浪者 春姑娘怎麼說？

母 春兒也答應了……

流浪者 哦……

母 我想下個月就簡直揀個好日子把春兒送過門去，你說好不好？

流浪者 (苦笑) 好。

「女在廚下。」

女 (叫) 媽媽，我們還是在屋子裏吃呢？在外面吃呢？

母 在外面吃太冷了。還是在裏面吃罷。

女 那麼我把桌子擺在裏面了，不過再等一等，我到園裏再去找一點菜來。

母 辛先生，我們進去罷。白天裏很暖，到了晚邊又冷起來了。到底還是春天呢。

流浪者 是呀。不過伯母，我要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母 (很耽心地) 什麼事呢？你早來一點鐘就好了。

流浪者 不是。請你老人家替我到裏面把帽子和手杖拿出來給我。

母 爲什麼？

流浪者 沒有什麼？

母 辛先生，你要去嗎？你要是去了，春兒可多麼難過。你今天怎麼也不能走。

流浪者 因爲我不想使春姑娘難過，所以要走。

母 就是走也等吃過飯再走呵。

流浪者 不吃飯了。再遲我趕不上客棧了。

母 不。今晚無論如何不要走。辛先生。

流浪者 我走定了。你老人家是知道我的脾氣的。請你老人家趁着春姐不知道，快把帽子和手杖拿給我罷。

母 這真是沒有法子。

「母入室。」

流浪者 (先取小刀剝去樹皮上的詩。旋拾起破鞋。)

呵，鞋呵，你破了，你破了，

我把你遺留在南方。

我踉跄地舊地重來，

你却在少女的枕邊無恙。

我見了你，記起我舊日的遊蹤；

我見了你，觸起我的心頭痛創。

我孤鴻似的鼓着殘翼飛翔，

想覓一個地方把我的傷痕將養。

但人間那有那種地方，那有那種地方？

我又要向遙遙無際的旅途流浪。

破鞋呵，我把你丟了又把你拾起，

珠寶的似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淒涼的旅況。

破鞋呵，何時我們同倒在路旁。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鞋呵，我寂寞，我心傷。

母 帽子和手杖都拿來了。春兒那癡孩子，把牠藏在看不見的地方，連我都幾乎找不出來了。不過辛先生，你就一定要走也等吃過飯再走罷。

流浪者 要走何必等吃飯呢？（戴好帽，依然負好行囊，*Quinn*，拿了手杖。）伯母，謝謝，再見了，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

母 真是……你就這樣走了，我難過極了。什麼時候走過我們這裏，再進來坐坐。

流浪者 好。不過我再不敢走舊路了。

母 ……你有什麼話囑咐春兒沒有？

流浪者 我有什麼話？……我是爲着看桃花到南方來的，現在桃花快落完了……我來遲了。還有什麼話說……

……不過請你老人家告訴春姑娘，教她別那麼念我了。人生是個長的旅行。或是東，或是西，只能走一條路。我是個不幸的人，我不願意她來分我的悲哀，而且悲哀也不是別人分得去的。破鞋我帶走了。樹皮上的字我括去了。此外我想不會有什麼悲哀的痕跡給一個幸福的人罷。人生自然不盡是幸福的，她若是在什麼難過的時

候請她知道世界的那一角上有個流浪的人在暗暗地替她祝福罷……再見了。

「下場」

女（在內）媽，菜弄好了，桌子也擺好了，請辛先生進來吃飯罷。

母 唔。

女（在內）哦呀，媽，辛先生的帽子呢？

母 他戴了。

女（在內）手杖呢？

母 他拿了。

女（出至門口）辛先生呢？

母 他走了。

女 他怎樣走的！……你老人家把他氣走的嗎？

母 不是。

女 他說什麼沒有？

母 ……沒有說什麼，他祇教你好好的聽娘的話。

女 那有的事！（披衣欲跑）

母 你到那裏去，孩子？

女 到遠方去。辛先生！辛先生！（追去）

母 （追上去）孩子！孩子！

【作者介紹】

（一）作者小傳 湖南人，一八九九年生。曾留學日本，研究戲劇。歸國後，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國立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戲劇教授，上海南國藝術學院校長。

（二）作者著作 田漢戲曲集 已出三集；文藝論集；文學概論；譯有咖啡店之一夜等書。

（三）作者作風 作者在現代的劇壇上，可說是一顆璀璨的明星，也可說是劇壇的先進。他能演劇又能編劇本。他初期的思想是偏於唯美主義，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自一九二九年以後，一變而為新寫實的作家。前期的思想，以南歸湖上的悲劇為代表，後期的思想，以卡門一劇為代表。

車夫之家

歐陽予倩

地：租界

時：現代

登場人

車夫

其妻（簡稱母）

其子（簡稱子）

其女（簡稱女）

巡捕甲，乙

印捕

小買辦

巡捕的小夥計

工人甲，乙

一間破舊的平房，上手是門，外臨馬路，台右很窄很髒，台左一榻一棹，堆得烏七八糟，楊上母親抱着病孩子。

子 爸爸怎麼還不回來？

母 爸爸就要回來了，你好受一點麼？

子 爸爸回來跟我帶糖來。

母 爸爸回來給你帶藥來！

子 我不要吃藥，吃藥也不會好的！

母 別胡說！

子 我口渴……喲，我熱呵！

母 可憐，乖！一壺水都給他喝光了，沒有了。

子 我要自來水。

母 自來水那裏能喝？我替你泡開水去，你睡一會吧。

子 不，我怕！

母 不怕的，白天怕甚麼？

子 我怕外國人！

母 胡說，那裏有外國人得了，我給你泡開水去！

子 不等爸爸回來再去。

母 爸爸那兒就會回來？

子 爸爸，怎麼……啲痛呵！（嚷着）

母 （不知所可）怎麼又痛起來？啲，這樣潮熱怎麼得了！（撫摩着兒子）

子 爸爸不歡喜我，不肯回來，我要爸爸！

母 胡說，爸爸要拉車，不拉車就沒飯吃。

子 我不吃飯，我要吃水菓。

母 好好好，等爸爸回來，買給你，別吵，好孩子！

子 啲，好熱！我要吃水菓！

母 （提起桌上茶壺看一看）還有一口水，你喝了罷，不許再吵了！

子 （喝水）不夠，還是要自來水。

母 自來水也要我出去才有。

子 不，我不要媽去！

母 你別吵了好不好？真是磨死我了！

子 媽，我難過！

母 孩子，我也難過！

子 媽，我怕鬼。喲，滿街的人都變了鬼了！

母 甚麼？（着急）

子 ……發火了……好大的鬼……很多的蒼蠅，世界上那裏來這多的蒼蠅？……呵呀！

母 孩子，怎麼樣了？（用手巾擦孩子頭上的汗）

（此時奏些哀悲的音樂。臺後有洋車過的聲音，還有的別的聲音……車夫走進來。樂止，靜默，車夫提着一只洋鐵罐放下。）

車夫 怎麼樣了？

母 剛才發熱鬧了一陣。出了些汗，睡着了。藥呢？

車夫 （從袋中取錢數之，囁嚅而言）車租還不夠呢！

母 孩子你就不管嗎？

車夫 （咳嗽）你不要逼我了！

母 我又不能出去，孩子要看着，一刻也離不開，連飯都沒法兒去煮。叫你把女兒接回來，幫幾天，你又不肯；你又不在家，叫我怎麼樣？

車夫 (低頭無語)

母 還有房子也要搬了，房東來催過幾次。這裏要造新房子，你再不搬，人家會來拆，看你又怎麼樣？

車夫 (……吸煙)

母 老和你說，總不開口，你也得想個主意。你聽見沒有？

車夫 聽見了，叫我怎麼樣？

母 叫你怎麼樣？只會抽煙不管家裏事！

車夫 我也沒有法子！

母 難道說我有法子？

車夫 我只有兩條腿！

母 難道說我有四條腿？

車夫 你不要吵……

母 孩子病到這個樣子，我又是個娘兒們，四天四夜沒有合眼了。你的辛苦，難道我不知道？……也不知道

前生造了甚麼孽！(哭)

車夫 都因為孩子病了，拉了虧空，一時那兒填得起？借沒得借，當沒得當。只有兩條腿，吃飯穿衣養兒女，都靠兩條腿，唉……可是如今跑不動了！

母 跑不動了你就跑慢點。跑成個癆病兒！誰叫你跑那麼快？唉，早知道不養兒女到好了！

車夫 我也是個人。餓飽了也會想別的。不跑快，可又怎麼能夠餓得飽？

母 咳！你呀……

車夫 不要怪三怪四，我抽空回來看孩子，還得要去拉兩趟。讓他睡罷！(指洋鐵罐)這裏有粥，醒來多少給他吃一點。

母 房子怎麼樣？

車夫 顧不得許多了。頂多拿我坐監，賴也賴幾天呢！

母 女兒也不知道能回不能回？

車夫 她在人家作工，耽誤一天，就是一天的錢，她的主人家也不肯放她回來的，不要想她罷！我去跑幾趟再回來，今天車租不繳清，明天就不許拉了。(回身要走，兒子醒來)

子 噯，不得了啊！要熱死了！我要吃冰！爲甚麼拿這樣大的火來逼我？我是沒有犯罪的！

車夫 孩子，醒醒！爸爸在這裏呢！你吃點粥好不好？

子 爸爸回來好了，我要爸爸！

車夫 孩子，爸爸在這裏呢。

子 爸爸，我要吃梨……我看洋樓上兩個穿紅衣的小姑娘，在那裏吃梨子。

車夫 好好，爸爸給你買。（回頭對其妻）如今的梨我看客人買過，要一毫多錢一個，還不如湊起來買付藥！

子 我不吃藥，也不吃粥，我要梨！

車夫 好孩子別鬧，爸爸替你買梨去……

母 你不要一心兩意了，去帶個梨回來罷！

車夫 曉得，曉得。孩子，爸爸給你買梨去！

（孩子哼着『好好』，車夫一面數錢，一面往外走，一面躊躇思索的樣子，剛到門口，女兒回來，一頭進門，一頭哭着。）

車夫（驚訝）你怎麼回來了？（跟着走回來）

女（總是哭）

母 問你怎麼不說！到底爲甚麼？

女 (越發哭)

車夫 你到底怎麼樣？爲甚麼只管哭？你犯了事，被主人趕回來，是不是？

女 不……是我工作得好好的，他們家裏的廚子，要拉我到他房裏去陪他睡。我罵了他幾句，他還是嘻皮笑臉的拉我，恰好老爺從樓上下來，我告訴老爺，老爺就罵廚子，誰知太太趕出來倒反幫着廚子罵我，老爺聽了太太的話，就說我是賤貨，廚子就了勢就對太太說我調戲他，太太生氣就叫老爺把我趕回來了！

車夫 總是你不好！

女 人家欺負我，冤枉我，爸爸還說我不好！

母 真是！

車夫 不冤枉你冤枉誰！你要再吃幾年飯，你就知道受冤枉算不了一回事，肚子餓才是真的！（說着就走出門去。）

母 別說了，回來也好，要不然我真活不了啦。

女 弟弟怎麼樣了？

母 你弟弟一直病，你看這個樣兒……（輕聲）別動他！……還不知道他能好不好呢！（哭）

女 弟弟怎麼會病得這樣利害！

母 餓一頓，飽一頓，那兒能不病！（一看見女兒的衣包）你還有幾件衣服，好了，拿去當幾個錢來給你弟弟買藥罷！不管他，只好救一救目前了。我自從你弟弟病，衣裳都不能替人家洗，唉！（拿着想走，從外面許多人走進來，巡捕甲，小買辦，巡捕的夥計。）

巡捕 有人沒有……問起來不應怎麼哪？

母 先生請坐！

巡捕 坐什麼，你媽的房子幾時搬？催了好幾趟還不搬，是要給你們一點兒利害才知道哪。（一眼看見車夫女兒，輕輕的對夥計不知說了幾句什麼。）

母 男人不在家……

女 是呀，爸爸拉車子去了。

巡捕 誰管你那些？他不在家就讓他別回來了。你們也趕快走！

母 我的孩子病得很利害，家裏又沒有錢，要我們搬，我們實在沒有地方去……

女 我們一定要餓死在路上的！

巡捕 一個人講話還不夠嗎？多囉唆！

母 我只有一個孩子，病着見不得風，求求你行個方便，修子修孫（跪）……

巡捕 幹甚麼？幹甚麼？求我有甚麼用處！我也是喫人家的飯。外國人的事，是沒有情面好講的。你已經過了期，你們不搬，這裏就造不了房子，外國人怪我們，說我們不會辦事，打了我們的飯碗，你們還是要搬。你懂罷？求我有甚麼用處？

女 我們也不是不搬，只求寬限幾天，你作作好事罷。

巡捕 寬限？說得容易，今天不出屋，外國人就要派人來拆了。先告訴你一句！

小買辦 你當是你們家裏的事，你知道遲一天動工多大的損失？因為你們不搬，已經就損失了好幾千了。

母 我們也知道老爺待我們窮人好。只是我們實在沒地方去，回鄉下又沒盤川，求各位先生替大買辦說一說，賞給我們幾個錢，好人做到底。（趕緊去看孩子）

小買辦 笑話！你們已經少給了一個月房錢，不問你追就算開恩了，還想要貼你幾文，少作夢罷！

巡捕 這班豬，不懂人話，走了！走了！給臉不要臉的走！（臨出門對夥計使個眼色，走出去，夥計留着。）
母 怎麼好，叫我們到那裏去！

女 爸爸又不回來，回頭來封門可怎麼好？

夥計 你們也太沒計算，早就應當想法子搬。

女 呸，計算，爸爸拉車子，又不是當巡捕，拉一天算一天，又發不了橫財，媽替人洗衣服，自從弟弟病了，什麼都不

能作，我是被人家趕回來的。計算虧你說得出！你是在巡捕房裏作工的，有的是發財的命，那裏知道我們窮人的苦處；天底下都是沒良心的！

母 孩子你說話要留些神，得罪人！巡捕先生都是好人呢……

女 怕甚麼？我真恨極了！吃洋飯的有甚麼好人趕我回來的？那個太太就是買辦的女兒；逼我的那個廚子，也是外國人家做過好幾年的……

夥計 你不要胡罵亂罵，我是爲好才和你們說話。不是我們頭腦看見你們窮苦，可憐你們，就早封了門了。（對車夫的妻）喂，過來我和你說一句話。

母 我知道巡捕先生是好人。

夥計 你過來我跟你說話。

母 是了。（慌忙走近前）

女 不要聽他說！

夥計 你的女兒很不錯，你不是窮嗎？我們頭腦可以租一間房子給你們搬家，他包着有幾處生意……

女 我知道，又是在那裏計算我媽，你別聽他的話。

母（目止女兒）小孩子懂得甚麼？少說話！

夥計 我是實心實意的話，你聽我，包你馬上換皮襖。

女 我情願凍死餓死，不聽你們這些人的話！（母目止之）

夥計 我們這些人你莫瞎了眼，你敢說這個話，狗眼看人低，包你喫不了兜着走。

女 你……

母 胡鬧，你再敢說話？對先生們都能夠這樣說話的嗎？

女 我知道他是勸媽賣了我，去作妓女賣笑。他們都在那裏算計我！

夥計 像你這種窮鬼，能夠賣得到價錢，就算抬舉你了。難道留着宰肉吃？

女 你們仗着外國人的勢力，胡作非爲的欺負我們窮人。我人窮骨頭不窮，你拿我怎麼樣？你爲甚麼不叫你的

女兒去當野雞？你們都是班強盜，吃人的鬼！（哭）

夥計 甚麼？你敢罵人？（走上去一個嘴巴。女大哭，夥計還是冷笑着罵。）

女 真是沒有天理！我死也不投降，我如今完全明白了！

母 這是你自討，先生們都是得罪得的嗎？（對夥計）先生不要見怪，她是年輕不懂事。

夥計 好好好！拉你去見頭腦去，走走走！

（女大哭，母勸小孩子醒了，在床上又叫起來。）

子強盜來了鬼來了！啊呀，我怕呀！

（母急抱子，子昏過去。母叫。）

母（對女）都是你不好！

（女掙扎，夥計拉她。車夫入，夥計放手，大家愕然。）

車夫 幹甚麼？幹什麼！（對女兒）天底下到底有好人！我們的車夫幫裏，看見我苦，大家湊了些錢給我，如今好了，藥也有了，菓子也有了。你的弟弟也有救了。

（印捕等上）

母 你還在那裏高興呢，你看孩子死過去了！

（車夫趕忙上前看視）

印捕 快走！快走！

巡捕（在外邊）你們拆，你們拆！

（兩個人搬着樓梯放好，聽見斧頭敲打之聲。）

母 孩子，孩子，阿狗！阿狗！

（印捕推車夫，一面罵着。車夫矗立不動，藥包菓子，都落在地上，印捕驅逐着，斧頭聲越利害——）幕

【作者介紹】

(一) 作者小傳 湖南瀏陽人，曾留學日本，研究戲劇有年。創辦春柳劇場，爲劇場運動的先進。

(二) 作者著作 創作戲劇有好兒子，潘金蓮等。

(三) 作者作風 他是一個天才的戲劇作家，能演又能作。他又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他在自我演戲以來說『……我受了鏡若的影響頗以唯美主義自命，我所演的戲無論新舊，大部份是愛情戲，這一半是自己角色的關係，我從來沒有在台上演過說，也沒有編過什麼志士戲。我心目中所想的就是戲劇——舞台上的戲劇。我不信藝術能夠在何種目的之下存在……』這很可以見他對於戲劇的主張的一斑。

復活的玫瑰

侯
曜

時間：民國十一年。

地點：南京。

劇中人及其性格：

余曉星 是一個品學兼優并富有奮鬥力的覺悟的青年的學生。

余好古 曉星的父親，是一個年近古稀的劣紳。

余李氏 曉星的母親，是一個年近四十五歲的頑固的婦人。

林天健 是一個有志的青年，曉星的同學。

林秀雲 天健之妹，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天真爛漫的女學生。

林老太 天健之母，五十八歲，是一個趨炎附勢的老婦。

李若愚 是一個爲富不仁的老頭兒，年六十歲。

李心靈 若愚的兒子，是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花花公子，二十歲。

李老太 若愚之妻，是一個兇悍刁惡的老婦，年五十九歲。

李鳳儀 若愚之女，是一個三從四德謹守禮教的閨女。年十八歲。

梅香 若愚之婢，年十五歲。

張貴 若愚之僕，年三十歲。

王景聖 若愚之友，年五十歲。

周望賢 若愚之友，年五十五歲。

魯師孔 李家的教書先生，年六十五歲。

張媽 伴娘，年三十歲。

李媽 伴娘，年二十九歲。

何四 老農夫，年約五十五歲。

周小毛 樵夫，年約三十五歲。

鄉村小學生數人。

第一幕

登場人物：

余曉星 林天健 林秀雲 李心靈

佈景：一個很美麗的公園。桃紅柳綠，百花齊放；柳浪中露出一角朱欄，欄傍有兩張靠椅。椅的對面，就是花園，園中種着許多鮮艷可愛的玫瑰。那時正是鳥語花香，風和日暖的春天早晨！

余曉星穿着學生的制服，帶了寫生畫具，很愉快的從柳陰中慢慢兒走出來！行到花園旁邊，把畫架放好，裝上畫紙，把畫具拿出來，對着那叢鮮豔可愛的玫瑰寫生。

林天健穿着學生的制服，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面走一面看。他驀地抬頭見曉星在那裏聚精會神寫畫，他趕快把書放入袋裏，拿出一條白手巾來，靜靜的走上把曉星的眼睛掩住。

曉星 噯！你是什麼人？

天健 （裝作女子的聲音說）你試猜猜我是誰呢？

曉星 你是秀雲妹嗎？好妹妹快放手，我現在正是畫這幅畫送給你哩！

天健 （仍作女子聲音）我不是秀雲，我不要你的畫，我是秀雲的……（此時曉星用力把手巾扯開回過來頭）

……哥哥！（此二字作男子聲音要雄壯）

曉星 （站起來指着天健）哼！我以爲是誰，原來是你這該死的猴子！誰教你這樣惡作劇的你看！（指着畫說）那

片葉子被你弄壞了！

天健 （拱手陪笑臉）曉星哥！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老同學是鬧慣的，何必生氣呢！

曉星 你和令妹一同到這兒來嗎？

天健 我本來想約我的妹妹同來的，可是不知她一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她不着，就自己一個人拿一本書來這兒消遣。想不到你也在這裏，真是好極了！

曉星 令妹一早就出去了嗎？她不是去找我罷？

天健 這可是說不定哩！

曉星 你帶一本什麼書來看呢？

天健 我帶了一本書“*The lady from the sea*”來看。（拿書出來）

曉星 這不是挪威的戲劇大家易卜生所著的海上夫人嗎？你看完了沒有？看了之後，有什麼感想呢？

天健 我剛纔把他看完。我從這本書裏得了許多感想。我覺得這本書，可算是『婚姻的聖經』。我從此覺得，婚姻是兩性共同的生活，應當根據愛情，由男女自己憑着自己的意志去自由選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金錢權勢，都不是結婚的條件。婚姻是男女自己的事，須由男女自己擔負責任，第三者是不能參預的！

曉星 這本書我也看過一遍，也有許多感想，不過我的見地和 you 有些不同。我以為男女只應當有愛情，不應當有夫妻的形式；男女只應當有戀愛，不應當有婚姻的制度；男女只應當彼此尊重人格，彼此互相生活，去過那自由的，美滿的，神聖的，獨立的，戀愛生活！

天健 你這番話，我也覺得很對，不過沒有受過教育，澈底明白戀愛真義的人，恐怕不能和他們去談『自由戀愛』。你以為對不對呢？

曉星 你這句話不錯，受過教育的人，什麼事都是佔便宜。無知識的人什麼事都是吃虧的，講起來他們實在是可憐得很呵！但是我以為戀愛的生活，凡是人類都應當享受的，不能說他沒有知識，就不許他享受戀愛的生活！

天健 那末，從這一點看起來，實際去從事教育運動，比提倡什麼主義還要重要了！

曉星 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我現在沒有功夫和你討論，我那幅畫還沒有畫好哩！（畫畫）

天健 （上前看曉星的畫）好一幅水彩的玫瑰！我看見這幅畫，令我的心靈好像得着和靄的春風，吹去滿胸愁緒一樣的爽快呵！

曉星 （指着畫說）這幅畫雖比不上名畫家的作品，然而我自己覺得這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天健 你這些話，我不大懂。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曉星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一個人的心事，別人確是不容易明白的。除非是他的真正知己，或者可以明白幾分。我老實告訴你，這幅畫是令妹請我畫的！

秀雲 (嫻嫻從柳陰中走來，身上穿着一套素淨的春服，蓬鬆下斜的髮腳下，露出玫瑰色的雙頰，眉目間似含有無限憂思) 你們倆都在這兒嗎？

天健 秀雲妹，你來了好極啦！剛纔曉星對我說，那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妹妹！你能夠曉得嗎？

曉星 (把畫給秀雲) 秀雲妹！這幅畫就是你請我畫的？

秀雲 (接畫在手。面上現出很感謝，而又很悲痛的樣子。凝視曉星，用極悲切的聲音說) 你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此時曉星作歡喜自得的樣子)

天健 (初則很驚訝，後則頓悟的樣子) 哈哈！我明白了！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秀雲 但是現在却變成……(停一會兒) 痛苦之源了！(天健曉星二人作驚異的樣子)

曉星 秀雲妹！你剛纔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天健 你們倆都是真知己，她能夠猜着你的意思；難道你就猜不着她的意思嗎？

曉星 (沉思了一會) 我明白了！那株玫瑰是我們倆平素所最愛的花！自從經過霜雪侵凌以後，她漸漸就葉落花殘彫謝去了！現在雖復活過來，然而那種零落淒涼的狀態，真是令人可憐！秀雲妹！你是不是看了這可憐的花，心裏就不快活起來呢？

秀雲 (凝視那株花) 唉！花復活了，人將憔悴了！

曉星 秀雲妹！請你不要誤會了！這幅畫的用意！我不是寫他可憐的狀態，實在是寫他復活的生機，所以我定這幅畫的名，爲『復活的玫瑰』。秀雲妹，你從他復活後的生機方面着想，一定得着無窮的愉快！你何苦這樣……

天健 妹妹！你今天忽然憂愁起來，究竟是爲什麼呢？

秀雲 (欲說不說的樣子) 唉……

天健 (對曉星微笑) 呵！我明白了！我說一句笑話罷，你就是她的痛苦之源。不然，爲什麼她今天一見你就不快活起來呢？

曉星 (冷笑) 哈哈！你專門好拿我來開心，真是豈有此理！

天健 曉星！我請你想想，究竟有得罪她的地方沒有？

曉星 (沉思了一會兒) 秀雲妹！我請你原諒我罷！你若是有不滿意我的地方，請你直捷了當的說出來罷，不要藏在心裏，以致生出種種的誤會和種種的隔膜！

秀雲 (聞此語，悲不自勝，執曉星之手) 不！不！你一點也沒有得罪我。我只恨我自己的命苦，我只恨父母的武斷，我只恨社會的壓迫，我只恨吃人的禮教，唉！曉星！然而又何嘗不是爲你的緣故！(大哭起來)

天健 妹妹！你幹什麼？你瘋了嗎？你有什麼憂愁，隱痛，儘管告訴我，我誓必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的！

秀雲 你不能幫助我的，哥哥！你的能力那能夠敵得住社會黑暗的勢力呢？

曉星 秀雲妹！請你快些把這個『悶葫蘆』打破罷！你再不說，我的心就要碎了！

秀雲 你的心的要碎了嗎？我的心已經碎了！唉……（說時咬定牙關）

天健 妹妹！你究竟爲什麼？快告訴我罷！

秀雲 唉！哥哥！我的生活快要走到黑暗渺茫的地獄去了！我剛纔聽得消息，一星期後……我就要……（此下

嗚咽不成聲）

天健 哼，妹妹，你不要哭！我和你回去問個明白，看有什麼鬼怪的東西，能夠令人一世的生活，都陷入黑暗的地

獄裏面。妹妹，走罷！

秀雲 （欲行不行的樣子）曉星哥！再會罷！一個星期後，請你到黑暗鄉再寫一幅『斷腸花』送給我。（二人同下，

曉星 （此時木立不動，面如死灰，兩眼向前癡看）

心靈 （手上托着一鳥籠，口裏唱着硃砂痣，獸頭獸腦從樹林裏走出來。）「借燈光看嬌娘」……（一見曉星

馬上不唱了）表哥哥，你在此地嗎？好極了。

曉星 表弟！你來幹什麼呢？

心靈 (大笑) 哈哈……我歡喜極了! 哈哈……我歡喜極了! 哈哈……

曉星 有什麼事情, 這樣歡喜呢?

心靈 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要……哈哈哈哈哈, 我歡喜極了……

曉星 一個星期之後, 你就要怎樣呢?

心靈 我就要娶親了, 你還不恭賀我嗎? 哈哈哈哈哈! 我歡喜極了!

曉星 娶親是一件小事情, 值得你這樣歡喜嗎!

心靈 我真是歡喜極了! 我娶的那個女子, 叫做秀雲, 她是很漂亮的, 很時髦的女學生, 叫我怎不歡喜呢? 哈哈……

……

曉星 (很驚異的樣子) 唔? 你的親事不是你父母自小和你定的嗎? 所定的是一個官家的小姐, 她的名字叫做

掠姑, 這些事情我都曉得的。為什麼說是女學生呢?

心靈 (驚奇狀) 什麼? 爹爹從小就和我定了親嗎? 為什麼我自己一點都不曉得呢? 那末我娶回去問個清楚, 我究竟是娶女學生不是(如飛的去了)

曉星 (將信將疑的樣子, 低頭沉思) 唉! 究竟是愛情還是痛苦?

(幕徐徐的閉下來)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李若愚 李心靈 李老太 林秀雲 余好古 余曉星 李鳳儀 梅香 王景聖 周望賢 魯師
孔李媽 張媽

時間：與第一幕相隔一星期。正是黃昏的時候。

佈景：李家的新娘房一間。左角有門，和大廳相通；右角有門，和內室相通。室內陳設得非常精緻：當中放了一張床，兩旁擺着許多新的嫁奩，陳設得很整齊。

李心靈（新郎）和林秀雲（新娘）一同坐在床上。伴娘張媽李媽在一旁伴着。

幕開了，李老太，余李氏，李鳳儀，自外門入。

余李氏（左手端着一碗糖蓮子，右手用銀匙撈起一顆蓮子來，走至新夫婦前）「食顆蓮子，連生貴子；喝口甜湯，五世其昌！」把一顆蓮子送至新郎口中，新郎一口吃了；又送一顆至新娘口旁，新娘推開不吃。

心靈（從床上站起來搶糖蓮子吃）「嚶啲！玩了這半天的把戲，肚子也站餓啦！頭也弄昏啦！姑母！那碗蓮子都給我吃罷！」（把那碗蓮子搶過來兩三口吃個乾淨，李老太等見狀大笑）

鳳儀 (微笑說) 哥哥! 你還要吃嗎? 我再去拿些來給你。

心靈 我不要啦! 你趕快去拿些出來給你的嫂嫂吃罷! (回頭對着秀雲, 用很愛惜親摯的樣子問她) 你肚子餓嗎? 我叫妹妹去拿東西來給你吃! (秀雲不理) 我想我餓了, 她一定也餓了。妹妹! 你趕快去拿罷! (衆皆匿笑)

李老太 (帶笑說) 孩子呵! 你不要再鬧笑話罷! 難道你連這一點禮還不懂嗎?

心靈 誰和你們鬧笑話! 肚子餓了, 還不許人家吃東西嗎?

鳳儀 (捧腹大笑) 哥哥! 你老是這樣……

心靈 妹妹! 你不要笑我! 哼! 到你自己做新娘的時候, 你纔曉得做新娘的苦處! (鳳儀此時又羞又氣, 說不出口的樣子。)

梅香 (從外入) 太太! 太太! 小姐! 老爺說請你們迴避一下, 老爺要和他的朋友進來看新娘呢! (李老太, 余李氏, 鳳儀, 梅香從內門下。)

若愚 (景聖望賢等, 前拖後擁, 曉星隨後) 嘿! 嘿! 你們不要拖! 你們要鬧就鬧新娘, 別拿我老頭子開心!

景聖 今天是高興的日子, 你陪我們進去看看新娘, 又何妨呢! (衆男賓隨之入)

望賢 (端詳秀雲一番) 恭喜! 恭喜! 好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

師孔 (把古老眼鏡掀開, 把秀雲從頭看到脚, 看完了左手拈鬚微笑, 搖頭擺腦的說) 吾嘗聞之, 『二五構精,

萬物化生；『關關雎鳩，君子好逑。』此周公之所以作禮，而吾孔子之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吾將有以賀先生矣！（向若愚深深一揖到地。）

若愚（還揖）豈敢！豈敢！犬子之有今日，皆先生教育之功也！

好古（向若愚說）兄台的鴻福，不知幾生修到？可喜！可賀！（一揖）（此時衆親友可隨意鬧新娘，惟要俗不傷雅，不宜過度。曉星此時木立一旁，淚盈盈欲出。）

心靈（向曉星說）表哥哥！你站在那裏想什麼？爲什麼不開一鬧新娘呢？（拖曉星至秀雲前）表哥哥！你看我的妻子，多麼漂亮呵！（自鳴得意的樣子）

好古 曉星！你真不懂禮，還不給你舅父和表弟恭喜嗎！

曉星（很悲哀的樣子）舅父！恭喜！恭喜你！今天娶媳婦！

心靈（着急狀）你爲什麼不恭喜我娶老婆，反去恭喜我到爹爹娶媳婦呢？究竟今天的事是我的呢？還是我爹爹的呢？（衆大笑）

望賢 你的老婆，就是你爹爹的媳婦；你爹爹的媳婦，就是你的老婆。恭喜你爹爹娶媳婦，就是恭喜你娶老婆。這還不是一樣嗎？

若愚 心靈這孩子平日是很聰明的，所以我纔起一個名叫他做『心靈』。想必是今天他歡喜過度，『心靈』變

做『心昏』了！求各位親友不要見笑罷！（表示爲兒子護短的樣子）

曉星 舅父！今天我還有一點小事情，我要回去，恕我不能奉陪了！

若愚 吃了喜酒纔去，你趕忙回去幹什麼呢？

曉星 我要回去溫習功課，預備明天的考試。我實在要回去。各位親友請啦！（出門時以巾拭淚）

若愚 曉星這孩子這樣好學，真是可愛！

好古 過獎！過獎！這孩子生平就有一點兒古怪脾氣，熱鬧場中他總是不耐煩的，還要請各位原諒！

若愚 曉星是我的外甥，他的品學，我素來是知道的。我很愛他，我早就有思想把他……（欲說不說的樣子）

景聖 想什麼？

望賢 我猜若愚兄的意思，大概是想把他……招做女婿罷？

師孔 （手指望賢而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若愚 不錯！我久有此心。好古兄！你的意思怎樣呢？

好古 既蒙過愛，敢不從命！（起立拱手）

若愚 那好極啦！我們現在就請魯先生做媒人，我們就在今天高興的日子，再做一件高興的事情。彼此就一言

爲定了！

好古 好！我們彼此就一言爲定。

心靈 這纔好呵！（拍掌大笑）我娶一個女學生！我妹妹嫁一個男學生！哈哈好極啦！我進去告訴媽媽和妹妹：

……（欲入內）

若愚 （阻之）遲早她們都要曉得的，何必這樣着急去告訴她們呢？（心靈復坐下）

望賢 若愚兄！今天你親上加親，高興中添高興，我們應當賀上加賀。（一揖）但是喜酒一層，你就要請而再請纔是。

若愚 那個自然。只要各位賞臉，吃了再吃，我沒有不請而又請的。我們現在請到後廳去吃了頭一場喜酒再講罷！（衆從外門下）

（親友退後，伴娘爲秀雲更衣。秀雲此時愁眉不展，淚痕滿面，垂頭飲泣，時時弄其衣角，表示極苦楚的樣子）

張媽 小姐！你不要傷心！我勸你不要再想娘家了。娘家雖好，總是要分離的。俗語說：『夫妻相好合，琴瑟與笙簧；』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小姐！你不要哭壞了身體，快擦乾眼淚，不要給姑爺看見生氣！『上前以巾替秀雲拭淚』

秀雲 （以手拒之）唉！唉！……

李媽 小姐，不要哭罷！姑爺快要進房了。頭一次做新娘，雖然是很苦的，日後慢慢兒就慣了，這些事情我都經過的，我並不是騙你，我……

秀雲 (把李媽推開) 唉！我的媽呀！我的天呀！(伏在桌上哭起來)

心靈 (半醉的樣子，東歪西倒的從外入) 我的小麻雀兒在那裏？我的小寶貝在什麼地方？張媽！李媽！此地沒得你們的事了！出去罷！

張媽 姑爺是的，(向秀雲說) 小姐！我們不能再陪你了！(含笑掩門而下，李媽隨之)

心靈 (對着秀雲呆看，作出種種手勢，表示秀雲之美，和自己得意的狀態，欲言不敢言，欲前不敢前的樣子，站了一會，又唱起硃砂痣來。『借燈光，看嬌娘』小姐！我唱戲給你聽好嗎？(秀雲不理，惟頭略抬高些) 小姐！你的名字叫做秀雲嗎？我聽見人家說，你會唱外國歌，比老鴉叫還好聽，你能唱給我聽嗎？你爲什麼不理我呢？

秀雲 (抬起頭來) 唉！(聲音重而長，表示氣極的樣子)

心靈 (把秀雲仔細的看了一眼，翹起大拇指頭，自言自語) 人家說我獸子。誰知獸子有獸福！小姐！你不唱歌給我聽也罷了，你爲什麼總未和我說一句話呢！未必你害羞嗎？我聽說女學生是很開通的呵！莫非你的肚子餓了嗎？我進去拿一點兒點心出來給你吃！(匆忙入內)

秀雲 (站起來，右手從衣袋內拿出明幌幌的剪刀，左手拿着曉星的相片，癡看了一會，隨即咬定牙關，舉刀刺

喉，剛欲刺時，手又軟下去了。同時左手慢慢將相片舉起，與臉相近，此時雙眼盈盈，微搖其首；直等淚滴相片上時，復漸移其雙目，注射於無情冷酷的剪上，此時哽咽不已，胸腔漸往上提，然後雙手合併起來，緊捧相片，作最親密最後的接吻。過後再同可愛的剪刀，也接吻一次。最後用極悲慘的聲音說：「曉星哥……曉星哥……我們來生……再……再……會罷！(說罷以剪刺喉)」

心靈 (正拿點心出來，見狀大驚，上前搶救，然秀雲已皮破血流。心靈抱着她急了半天，纔急出一句話來救：「救……救……救命呵！」)

(幕急閉。閉幕後，尙聞人聲喧雜。)

第三幕

登場人物：

余曉星 余好古 余李氏 林天健 張貴

時間：與第二幕相隔一天，正是早晨的時候。

佈景：曉星的書房壁上掛着四幅精緻的西洋畫。房之左角有一張西式寫字檯，檯上擺着幾本書；中央有一張小圓棹，上覆以白布，上置花瓶，桌旁有兩張籐椅；房之右角有一架小風琴，琴旁有一張安樂椅。

曉星 (站在寫字檯的一旁，左手扶着檯，右手托着頭，低頭沈思。歇一會兒，從衣袋裏拿出手巾來拭淚，又歇一會兒，把書棹的抽屜打開，把秀雲從前給他的東西拿出來，慢慢兒把信一封一封的撕碎，以火燒去；最後拿秀雲的相片在手中，欲撕不忍撕的樣子。) 唉！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好古 (從內門出) 曉星！你一個人在這裏自言自語幹什麼？(曉星此時忙把相片收藏起來) 什麼東西拿給我！

曉星 沒有什麼東西，我看的是一幅圖畫。這幅圖畫叫做『愛之結果』。我剛纔就是念上面寫着的兩句詩。

好古 (坐在安樂椅上) 什麼詩？念給我聽聽。

曉星 那兩句詩是：『無愛爲真愛，多情不是情。』

好古 是你自己做的嗎？

曉星 是我一時高興做的。

好古 哼！你們這些少年人，開口就是愛，閉口就是情，簡直是把愛情當飯吃。昨天你在舅父家裏，不知發什麼脾氣，禮節不講，喜酒不吃，一大早就回家，我當時以爲你回家真是溫習功課，誰知道你回家溫習愛情！哼！如果當時給你舅父知道！他一定不會把表妹……

曉星 (很驚奇狀) 什麼？把表妹做什麼？

好古 不會把表妹許配給你！

曉星 什麼？這句語怎樣講的？

好古 （拿出一根雪茄來抽，搖頭擺腳，很從容很歡愉的樣子。）我不講你自然不明白，哈哈！你這孩子福氣真

不小啊！（說完了，拚命的抽幾口烟，表示很快樂的樣子。）

曉星 （很着急的樣子）爹爹！請你快講罷！究竟什麼時候把表妹許配給我的？

好古 昨天你回家之後，你舅父很愛你這樣刻苦勤學，當日就把鳳儀表妹許配給你，曉星！你閉着眼睛仔細的

想一想，誰有你這樣好福氣，得做有錢有臉有威有勢本地大紳士的女婿？

曉星 爹爹！這件事情，我無論如何是不承認的（堅決狀）

好古 我已經答應了！不由你不承認！一切納聘的禮物我都辦好啦，今天下午就要送到你舅父家去了。

曉星 爹爹！我今天反對這門親事，不是無理取鬧的。

好古 你有什麼理由，儘管說罷！

曉星 婚姻是個人的終身大事，不能由他糊裏塗糊的過去。我反對這件事，有好幾種理由要請爹爹寬恕我。

好古 （漠然應之）你說罷！

曉星 第一種理由：我和表妹素來沒有愛情，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合道德的，強不愛以為愛，是一件最痛苦的

事！

好古（面驟然變色）好會說，還有沒有？

曉星 第二種理由：表妹是我們的至親。和同血統的女子結婚，所生出來的兒女，大都是蠢笨的！我根據這兩種理由，死也不願意和表妹結婚！

好古（勃然大怒站起來）哼！不要多講那些無理取鬧的話！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你反對這門親事就是自作孽，就是反對聖人的禮教。難道你和我鬧什麼『家庭革命』嗎？你有本事自己出去謀生，不要靠我，不然在家裏就要聽父母之命！（盛怒而下，剛至門口又折回對曉星說）你仔細的想想，老子這番話有錯沒有？（下）

曉星（此時站在檯之中央，啞口無言，悲憤欲絕，做種種思量的動作；最後右手握拳頓足，表示決意反對的樣子。此時他的心理，有點變態了，將棹上的東西，完全掃在地上，又在袋裏把秀雲的相片拿出來撕作兩邊）完了！完了！什麼東西都完了！（坐在安樂椅上亂搖）

天健（從外入）曉星！我知道你近來是很痛苦的，今天特來看看你！

曉星 天健哥！多謝你的好意！唉！我現在真是好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呵！（嗚咽起來！以巾拭淚。）

天健（此時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去安慰他，只得垂頭看着地上狼藉的東西，忽然看見他妹子的相片，他馬上拾起來。）唉！曉星事已如此，何苦再尋煩惱呢？我妹妹的親事，真是一言難盡！你又何苦這樣薄情，把她的相

片撕碎呢？

曉星 唉！你不要談愛情了！愛情好像火一般，火頭偏向那方面，就把那方面的東西燃燒起來，等到東西燒完了，火也就熄了。

天健 你這一番話我以為講得太過分了！我望你不要錯怪我的妹妹。那門親事，不特她自己不知道，連我也莫明其妙。就是家母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

曉星 哈哈！天地間居然有這樣的奇事嗎？

天健 天地間這種事情真是不知多少。那天在公園我和妹妹回家，就問家母，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後來家母告訴我說：當先父在世的時候，曾將妹妹自小就許配給李家，後來先父死了，我們家就衰落了。因此李家時露悔婚之意。家母當時亦以自家的門戶，配不上李家，也就慢慢兒把這件事不提，所以我們兄妹兩人一點都不曉得。

曉星 不錯！舅父自少就定了一個官家的女兒做媳婦，她的名字叫做琮姑，原來琮姑就是令妹嗎？

天健 是的！琮姑就是舍妹的乳名。

曉星 李家從前既然不滿意於令妹，其後為什麼又要娶呢？

天健 起先我也莫明其妙，後來我調查一下，纔知李家的兒子是一個獸子。有門戶的不肯嫁他。沒有門戶的他

又不要。因此上不成，下不就，只好把舊事重提，派人到我家裏來說。家母當時真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馬上就答應了。妹妹那天在公園那樣悲痛，就是因為聽見這個消息。

曉星 這樣的婚姻，你們爲什麼不反對呢？

天健 我們何嘗不竭力反對，無奈家母貪慕李家的金錢權勢，以死來要挾，妹妹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不忍因自己的原故把母親害死，只好自怨薄命忍痛順從了。

曉星 （聽至此忍無可忍，拍案大怒！）唉！我真不明白父母之心，爲什麼這樣殘忍！不是以死來要挾兒女的婚姻，就是以經濟和禮教強迫兒女的婚姻，把兒女的婚姻當作營業的專利品，把兒女的幸福作情面的犧牲品……人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我說：有時父母害子，也無所不至。（說完了淚下如雨）

天健 （用悽而婉的聲音說）曉星！你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今日我見你所流的傷心淚，聽你所說的斷腸的話，可算是替天下傷心男女作不平鳴，舍妹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曉星 （用悲惋帶震動的聲音說）你以爲我今日爲他人灑傷心淚作不平鳴嗎？

天健 （驚訝狀）咦！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呢？難道你近來另外受了什麼新刺激嗎？

曉星 我今天的情形，正和令妹一星期前相同。

天健 當真的嗎？

曉星 真的！我爹爹迫我和我的表妹結婚。

天健 他怎樣迫你呢？

曉星 他以經濟來迫我。如果我不依從他，他就趕我出去，不認我是他的兒子，斷絕我的經濟。

天健 你現在怎樣打算呢？

曉星 (堅決的態度) 本着我素來的主張，爲我個人的幸福起見，決意反對這種黑暗的婚姻！

天健 反對固然不錯，試問你經濟方面怎麼樣呢？你能抵得住社會的非難，攻擊和嘲笑嗎？

曉星 (正色而言) 有志改造社會的人，他怕貧困的嗎？有志改造社會的人，他怕攻擊非難和嘲笑的嗎？有志改

造社會的人，必須具有一種精誠果敢的精神，抱定一貫之目的，生活於真理與愛情之中，去和黑暗奮鬥！

天健 現今的社會簡直是一個粉飾過的墳墓，我們怎能不把他改造呢？但是想改造社會，自己先要征服自己

生活的困難和煩惱，然後再以長久的時期去改造黑暗的社會。曉星！請問你以什麼方法解決你現在生活的

困難和煩惱呢？

曉星 我快要畢業了。畢業後自然可以獨立生活，我寧願去從事鄉村教育，去過那優美寂寞的生活。至於……

天健 這個方法很好！從事鄉村教育，我也很贊成的，我們既是同學，又是同志，應當互助的。曉星！我望你努力

奮鬥！你這幾個月內的費用，由我負責任就是了！

曉星 天健！你的確是我的知己，我十分感謝你！但我對於令妹，始終有點……

張貴 （急從外入）林家的舅老爺，在此地嗎？

天健 你是什麼人找我幹什麼？

張貴 我是李家的用人。昨晚新娶的少奶奶，不知什麼緣故自殺。我們老爺派我來請舅老爺去商量！

天健 （驚狀）什麼？我的妹妹自殺嗎？唉！萬惡的禮教，又殺了我的妹妹！曉星！請啦！我要到李家去，不能奉陪了！
（與張貴匆忙下）

曉星 （此時神經大受打擊，現出悲痛懊悔的樣子）噯！玫瑰凋落了！月亮破碎了！秀雲妹！我錯怨你了！（把已經撕碎的相片，珍重拾起接吻。）秀雲妹！你真是自殺了嗎？我錯怨你了！秀雲妹呵！我的秀雲妹呵！（伏在棹上大哭起來）

余李氏 （自內珊珊而出）孩子呵！你的年紀已經不小了，爲什麼動不動就哭呢？我們爲你定這門親，也無非是想要你好。你表妹人品又好，生得又漂亮，家裏又有錢，這樣的妻子你到那兒找去？

曉星 （仍伏在棹上飲泣，不覺其母在旁）我的玫瑰凋落了！月亮兒破碎了！我錯怨她了！

余李氏 曉星！你說什麼？

曉星 唉！我錯怨她了！

余李氏 你現在知道錯怨你表妹了嗎？你這樣纔是我的好孩子呵！

曉星（急搖手）不！不！我不是錯怨表妹！

余李氏 你不是錯怨表妹就得啦！

曉星（搖頭頓足）不！不！我並不是錯怨她。

余李氏（歡喜的樣子）哈哈！那就好極啦！好孩子呵！禮物已經送去了！

曉星（此時急到說不出話來）唉！唉！不……（幕急閉）

第四幕

登場人物：

李若愚 李心靈 李老太 李鳳儀 梅香 林秀雲 林天健 林母 張貴

時間：與第三幕相隔兩點鐘，此時正是早上九點鐘的光景。

佈景：與第二幕一樣。

幕開了，秀雲睡在帳子裏面——傷處已經由醫生用綳帶紮好。李若愚，李老太坐在房之上方，李心靈坐在下方。

若愚 (向心靈說) 心靈! 昨晚的事, 究竟怎麼樣發生的, 你快把詳細的情形再告訴我!

李老太 (嘆一口氣) 唉! 弄出這樣的事來, 不知是那「輩子造的孽呵!

心靈 昨晚的事, 說出來纔好笑呵! 我起初唱戲給她聽, 她不理我; 我稱呼她做小姐, 她不應我; 我說拿東西給她, 她又不理我。我簡直不曉得她把我當做什麼東西?

李老太 你是她的丈夫, 她敢瞧你不起, 你爲什麼不打她罵她教訓那個賤東西一番呢?

心靈 我從來只看見媽媽打爹爹罵爹爹的, 我那裏敢打老婆呢?

若愚 不要胡說! 快講以後的情形怎麼樣?

心靈 我拿點心出來之後, 看見她自己一個人站在房裏, 手裏拿着一個相片來看, 嘴裏不知道講些什麼東西, 拿起剪子來向頸上一戮: (說的時候要模仿秀雲自殺之狀態肖愈好)

若愚 她看的是什麼相片呢?

心靈 (把曉星的相片拿出來給若愚) 她看的就是這個壞東西的相片!

若愚 (接過來又覆看了一會) 咦! 爲什麼他的相片, 會在她的手上呢? (沈思一會, 恍然大悟的樣子) 哼! 哼! 我明白了! 唉!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呵!

李老太 你看什麼東西, 這樣大驚小怪的!

若愚 (把相片遞給她) 你看罷!

李老太 (接相片看了一會兒) 這不是你外甥曉星的相片嗎? 爲什麼會在那賤東西的手裏呢?

心靈 何止在她的手裏, 而且在她的心裏呢!

李老太 (以手指若愚大罵) 這件醜事, 完全是你自己找來的! 我屢次勸你把那個賤東西退掉, 你總不聽我的話。我知道窮家女都是賤骨頭壞東西, 配不上我們詩禮的人家, 今天居然做出這種事情來, 我們的門面不是丟盡了嗎? 唉, 我們還有什麼臉去見人呢!

若愚 (被她一罵也氣起來了) 我當初何嘗不是聽你的話呢? 誰叫你生的兒子不長進? 有錢有勢的不肯和我們做親, 貧苦寒酸的我們又不要。林家現在雖然衰落, 然而當初還是詩禮之家; 而且當時又有過婚約的。誰知道會弄出這種結果來呢? 唉! 天下事不如意的, 真是十常八九! (拈鬚長嘆)

心靈 好也是你們幹的, 壞也是你們幹的。我一點都不曉得, 你們反罵我, 誰叫你們生出這種不長進的賤骨頭來的呢?

(鳳儀與梅香自外入, 梅香手裏捧着一個禮盒。)

梅香 老爺, 太太! 這個禮盒是姑太太送來的。(將禮盒放在桌上) 魯師孔先生還在客廳要會老爺呢!

鳳儀 姑媽已經送過禮來了, 爲什麼現在又送禮來呢?

心靈 (打開禮盒把禮物——茶葉、條糕、及庚帖，一一都拿出來) 妹妹！恭喜！恭喜！你定了一個好丈夫！

(向其妹作揖)

鳳儀 (羞得滿面通紅) 哥哥！你這樣幹什麼？

李老太 昨天你爹爹把你許配了你的曉星表哥，今天你姑媽送來的東西，就是過小禮！

若愚 沒有這回事！誰說我把女兒配給那個壞東西的！梅香！把那些禮物收拾好，叫張貴送回去！你出去對魯先生說：老爺今天有事，明天見罷。(拿曉星的相片，氣憤憤的摔在地下) 你這種人，還配做我的女婿！

梅香 是啦！(將禮物放在盒內，拿盒而出)

心靈 爹爹！昨天不是你親口把妹妹許配給表哥的嗎？爲什麼今天就不承認呢？妹妹！(對鳳儀說) 爹爹簡直是把我們的婚姻當做兒戲呵？

李老太 (對鳳儀說) 好孩子，你進去別跟他胡鬧吧！(鳳儀下)

梅香 (從外) 老爺！林家的親人來啦！

若愚 叫他們進來！

梅香 是！(下)

(林母與天健同入，面現哀色)

林母 (向若愚李老太行禮) 親家老爺! (一揖) 親家母! (又一揖) 唉! 小女沒福氣, 喫不得你家的茶飯。她現在什麼地方? 傷勢怎樣啦?

(若愚等傲不爲禮。)

心靈 (手指帳裏) 在帳子裏面! 不知是死是活呢?

林母 (走至床前把帳掀開, 用悲婉的聲音說) 我的兒呵! 你好忍心呵! (秀雲此時緊閉雙目, 作不覺狀。)

天健 妹妹! 妹妹! 你哥哥來了! 你媽媽來了! (秀雲此時略動一下)

林母 我的兒呵! 你好忍心呵!

秀雲 (慢慢醒過來, 一手執其母, 一手執兄) 我的媽……媽呀! 我的哥……哥呀! (痛哭說不出話來)

(林母天健亦哭, 若愚等亦惻然)

林母 我的兒呵! 你真把我急死啦! 你嫁過來這戶人家, 別人是求之不得的! 你有什麼委曲, 只好忍受些兒罷!

若愚 (對李老太說) 走罷! 我們進去, 不要阻住人家訴苦! (二人轉身欲入內, 天健急阻之)

天健 (很莊重的樣子) 不要走! 請坐下來我們談談! (衆坐下) 我妹妹爲什麼自殺的? 請你們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

心靈 (站起來急口急舌的說) 因爲她看我表哥的……

若愚 (急止之) 你少說! 待我來講!

林母 親家小女究竟爲什麼自殺的呢?

李老太 我正要問你! 你自家不知女兒的事, 反來問我們。這真是太糊塗啦!

林母 噯! 親家母!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小女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姑娘, 從來沒有做個一點兒壞事!

若愚 我們並沒有說你女兒不好, 做過壞事; 你爲什麼自家心虛起來呢?

心靈 哼! 規規矩矩的姑娘!

天健 我妹妹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儘管說出來。又何必半吞半吐, 冷嘲熱諷呢?

心靈 她看男人的相片! 這樣還算規規矩矩的姑娘嗎?

天健 (冷笑) 哈哈! 這些小事情, 你們就把他當作彌天大罪。至於以金錢權勢去引誘女子壓迫女子的, 你們就

以爲是理所當然的嗎?

若愚 (怒容) 你這少年說話, 好不知輕重! 我們這樣的人家, 還怕娶不到好媳婦嗎? 何必拿金錢權勢去強迫你

們這種可憐的窮家女? 如果我們不是看你老子的情分, 早就和你們退婚啦!

林母 親家這樣待我們, 實在是惜舊憐貧, 我們感激得很!

天健 哼! 請你少講些沒良心的話罷! 起先我們衰落的時候, 你們就要退婚, 這種炎涼的態度, 是看先父的情分

嗎？後來你們因為娶不到媳婦，一方面就拿金錢引誘我的母親，一方面又說先父已經把妹妹定給你們了，不容我們不答應，這不是勢迫利誘嗎？超脫功利根據愛情，纔是正當的婚姻。勢迫利誘，就是強迫的婚姻。我妹妹之自殺就是由於強迫。她自殺雖未成，但是日後不如意的生活，比自殺還要痛苦！我為我妹妹的幸福起見，今天正當提出來和你們離婚！

李老太 阿彌陀佛！這是最好沒有的事！你們趕快把那賤東西領回去，不要在這裏敗壞我們的家風！

若愚 哼！你們還配得上離婚兩個字嗎！我們簡直可以把那賤東西趕出去！古有七出之條，那是名正言順的！張賞！張貴！

張貴 （聞呼自外入）老爺有什麼事？

若愚 去叫一頂轎子來！

張貴 是啦！（退下）

若愚 （對林母說）轎子已經叫啦。把你的好寶貝領回去罷。

林母 親家，他年少不懂事衝撞了你，請看先夫的情面，饒恕我們罷！我暫把小女帶回家醫治，醫好了我再送她回來。

心靈 我爹爹說不要那賤東西，再來不值半文錢了。

天健 你們肯大發慈悲，趕我妹妹出去，那真是再生之德！（這句是俏皮語）我因為免日後糾葛起見，請你把我妹妹的婚書退還。

李老太 婚書是不能退還的。

天健 不行！一定要把婚書退還！

若愚 我們寧可把婚書當面撕碎，退還是不行的。太太，請你進去把婚書拿出來。（李老太下）

張貴 （自外入）轎子來啦。（下）

天健 媽媽！請你把妹妹扶起來。（林母往扶秀雲）

李老太 （自內出把庚帖當着秀雲的面撕碎。）這是你的庚帖，我已經撕碎了，你可以去安心改嫁了！

天健 哈哈！我代我妹妹說一句話，感謝你們再生之德。（林母扶着秀雲，天健隨後，三人同下）

心靈 （上前拖着秀雲的衣裳）我的妻呵！你好狠心呵！你真忍心離開我嗎？（天健阻之，秀雲急下）噯！我的麻雀兒飛去了。（放聲大哭）

若愚 哼！賤東西！哭什麼？天下多美婦人，老子替你再娶過一個好的！（盛怒）

（幕急閉）

第五幕

登場人物：

何四 周小毛 林秀雲 余曉星 鄉村小學生十人

時間：與第四幕相隔三個月，正是初夏的天氣。

佈景：鄉村野景：林木蒼翠，阡陌縱橫；路旁有荒塚數堆……其中之一，是天健之父之墓。塚旁便是一灣湖水，
鍾山隱約林際。

開幕後何四荷着鋤頭，從舞臺左方出。休息於綠蔭深處，拿出烟來拼命的抽。

周小毛手裏拿着鐮刀，背着一捆野草，從舞臺之右方出來。

小毛 何四，你好快活呵！

何四 一年忙到頭，衣食還不夠，還有什麼快活呢？小毛！你有空嗎？坐下來談談罷。

小毛 （放下鐮刀野草，坐在何四旁邊。）好傢伙！砍了半天的柴，腿也砍酸了，腰也砍痛了。（也拿煙出來抽）

何四 你今天砍了多少柴呢？

小毛 今天比昨天砍得多些。

（曉星送一隊鄉村的小學生出來。小學生完全是鄉村裝扮，口裏唱着放學歌，天真爛漫，活潑潑地走

着。曉星隨後送他們歸家去。）

何四（站起來）余先生，放學啦？

小毛（也站起來）余先生！

曉星 放學啦！我現在送他們回去。我們再談罷。（與學生同下）

何四 這位余先生真好，人品學問都好。我的孫兒阿狗自從上學堂跟了余先生之後，他書也會念了，字也會寫了，數也會算了。

小毛 可惜我的年紀太大了，不然我也要上學堂念念書！

何四（拈鬚微笑）你不要說傻話罷。你臨老纔去學繡花，不怕笑歪人的口嗎？你把你的兒子送到學堂去就好了。我們一輩子的苦，已經受夠啦。難道還想我們的兒孫再一輩子做人家的奴隸嗎？

小毛 我何嘗不想送我的兒子去念書，不過我聽見人家說，這位余先生的道德不大好。

何四 你聽見那一個說的？余先生怎麼樣不好呢？

小毛 我上一個月挑柴進城的時候，聽見人家說的。

何四 怎麼樣說呢？

小毛 人家說他不孝順父母，他的父母和他定親，他死也不要。他自己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女學生，這個女學生

早已定給人家了，他就教這個女學生和男家離婚，男家不肯，那個女學生就尋死了，人家都說這個女學生是余先生把她弄死的。這些話我在茶館裏聽來的，不知是真是假？

何四 人家說余先生不好，我不敢相信，因為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做壞事。我相信余先生是個好人，因為他把我們這裏的小孩子都教得很好的。他又常常對我們演講，幫我們的忙，余先生這種人真是難得啊！小毛！我勸你趕快送你的兒子去跟着余先生念書罷。

小毛 好，我遲幾天就把小和尚送到學堂去念書。

何四（站起來打個呵欠）時候不早啦！我們回去吃飯罷。（二人自台之左方入）

秀雲（穿着一套淡黃色的衣裳，顏色慘淡，形容憔悴，從舞臺右方出來，跪泣其父墓之前。）爹爹！你在此地很安靜的睡着，你萬想不到你可憐的女兒會到這裏。爹爹！社會上把我當做罪人了，親戚說我不守禮教，都不認我了！朋友說我不守婦道，都鄙棄我了！他們不是嘲笑我，就是攻擊我，把我當做毒蛇猛獸。唉！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爹爹！倘若你當時尊重你女兒的人格，又何至有今日犧牲你女兒的幸福呢？唉！生我者父母，殺我者亦父母，爹爹！今天你殺了你的女兒了！（哭罷起來，望湖中跳去）

曉星（正送了學生回來，見有女子跳水，急忙入水救她。秀雲此時已昏迷過去，曉星則用人工呼吸法，漸漸把她救醒過來。（秀雲！你是秀雲妹嗎？）

秀雲（醒過來吐出幾口水）爹爹呵！你殺了你的女兒了！（凝視曉星，將信將疑的樣子）曉星哥！你是曉星哥嗎？莫非是夢裏相逢罷！（此時淚不可仰）

曉星 秀雲妹！我是曉星。我們倆正是站在光明之下，不是夢裏相逢。你既脫離李家，恢復自由，萬想不到你今天又尋短見！（言時悲惋不勝）

秀雲（用極悲慘的聲音說）唉！我所受的痛苦，真是比海更深！比山更重！曉星哥！我何嘗不知死之可悲，生之可貴，但是有比死還要痛苦的事情，常來逼迫着我，我到這步田地，也是無可奈何呵！（言時異常悲憤）

曉星（用誠懇的態度安慰她）秀雲妹！你錯了！你以為有比死還要悲痛的事情逼迫着你，所以不得不死，但是，你有想到有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愛情，在你面前對着你微笑嗎……（凝視秀雲不語）

秀雲 曉星哥！你現在不必多說啦！現在的社會，那裏能夠容真愛情存在！現在的社會，簡直是罪惡的深坑！我想我死了之後，或者能夠變做幾塊大石頭，把這罪惡的深坑填去，待後來的姊妹們可以平平安安的走過，走到自由之路！

曉星 秀雲妹！有志改造社會的人，固然要能為真理犧牲，但是犧牲要有犧牲的代價，你與其做填坑的頑石，何不做引路的明燈，放出那愛的光明，引導那在黑暗裏的人呢？

秀雲（俯首沉思，時而縐眉，時而盈盈欲涕，終則微笑凝視曉星，作堅決態度說）曉星哥！我覺悟了！我願做引

路的明燈呵！（凝視曉星，微笑不語）

曉星（兩人互抱接吻——或緊握秀雲之手）你是真愛的燈，我是燈裏的油，我願我們倆努力放出愛的光

明，普照天下！（言時互相凝視）

（幕徐徐下全劇完）

【作者小傳】

（一）作者小傳 作者籍貫不詳，曾任各大影片公司編劇及導演。

（二）作者著作 有復活的玫瑰，山河淚等書。

（三）作者作風 以提倡戀愛自由，給舊禮教投下猛烈的炸彈為主旨。

一片愛國心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唐華亭

唐夫人

唐亞男女士

唐少亭

周芝芳女士

田媽

方順

時代：

現代

地點：

北平

戲劇 一片愛國心

第一幕

佈景：唐公館的大客廳。陳設精緻，但帶日本風味。國籍日本而嫁給中國人的唐夫人，完全日本裝束，年約五旬，坐在沙發椅上做針線。唐亞男，她的女兒，也是日本裝束，年約十六，坐在一旁看報。田媽——女僕——正在打掃掉椅。

亞男 媽，您歇一會兒罷？您不是說您的眼睛不很舒服麼？

唐夫人 恐怕不能趕上你的生日，倘若現在還不發狠做幾針？

亞男 趕不上亦不要緊，反正那天我可以穿中國衣服。穿日本衣服多麼費神。這裏的裁縫又不曾做，件件要您啦！自己動手，倒不如咱們以後穿中國衣服痛快些。

唐夫人 我願意做給你穿，只要你乖乖的聽話。反正我閒着。

亞男 您啦！真是每天忙到晚——不是忙這，便是忙那——還說閒着？照我看，媽媽要算家裏最忙的一個人。您瞧，那件事少得媽媽？慢說別的，只要媽媽一天不下廚房去，他們不是打破碗，便是不按時候開飯。前天張家媽媽也是這樣說：說媽媽雖是五十多歲了，卻比二十來歲的人還要精明能幹。我看這話很對，媽媽？

唐夫人 還說什麼『精明能幹』？老了，已經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是現在總算享福。你們兄妹總算長成了，你的哥哥也做了督辦。現在用不着愁喫愁穿。回想三十年前你爸爸在東京碰見我的時候，那是多麼苦呵！

亞男 媽媽，常聽到您譚及三十年前爸爸和媽媽的故事，現在倒要問問爸爸究竟怎樣碰到媽媽的——您可以告訴我麼，媽媽？

唐夫人 這話說起來可長。那時候你的爸爸纔二十來歲，是革命黨。因為逃亡到日本，在東京進了大學，恰巧碰着與我同班。不久我們做了極親密的朋友。我們交換教授——他教我中文，我教他日文。雖然你的舅太爺非常反對——因為他看不起中國人——不到兩年，我與你爸爸就結婚了。噯呀！結婚後，可是過了不少的苦日子！現在想起來，還是心酸！

亞男 呀！怎樣呢？

唐夫人 可憐你的爸爸幾乎幾次把命送掉！最危險的是你出世的那年，你的爸爸因為革命被中國政府捉住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要拿去鎗斃；幸虧你的舅太爺，費盡了心血，好容易纔把他救出來！不然，孩子，那有今天！
亞男 如此說來，媽媽豈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唐夫人 哼！說什麼救命恩人！只要他少給一點氣，我就得了！現在他的年紀大了，比不得從前年輕，那是我說一，他不敢二；我說二，他不敢三；真是聽話。現在可不成了，動不動就使脾氣，我的話簡直是他的耳邊風。

亞男 媽媽，請您別冤枉爸爸罷。從前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我們是很明白的。爸爸真是聽媽媽的話。有時，媽媽，您脾氣來了，罵起爸爸來真是可怕！可憐爸爸那敢開口？

唐夫人 好了好了！你們兄妹現在都袒護你的爸爸了，所以把我的話不當話了！

亞男 這是那裏話，媽媽！您啦是媽媽，他啦是爸爸，我們做兒女的那有什麼袒護不袒護？哈哈！媽媽這多年紀，說起話來較十八歲的姑娘還要好勝！這真要笑壞人了！還說我們袒護爸爸，哈……哈……哈……哈……！

（唐夫人的兒子少亭上。年約二十五，當今政府特派之實業督辦。衣西服。）

少亭 妹妹，你又在和媽媽鬧什麼？媽媽，您又在替妹妹作衣服麼？

唐夫人 你妹妹的生日快到了，我想替她趕起這件衣服來過生日。

少亭 媽媽真是偏心。這樣痛姑娘，不痛兒子。我過生日的時候，偏偏沒有媽媽這樣痛我——替我做件新衣服？這——這不是偏心麼，媽媽？

唐夫人 孩子，這並不是媽媽偏心。媽媽只能做日本衣服。你是向來不喜歡穿日本衣服的。這怎能怪媽媽偏心？

少亭 對了！對了！這可不能怪媽媽！

亞男 不對！不對！因為哥哥用不着媽媽！做有別人做呢！

少亭 好了好了！用不着爭了！媽媽特別痛你，我決不『眼紅』。我要上衙們去了。（轉向田媽。）田媽，叫他們預備車！

田媽 着！少爺！

(田媽下)

唐夫人 今天不是星期六麼？

少亭 對。

唐夫人 那麼就在家裏歇歇罷。

少亭 不。這幾天衙門裏正忙。既然領了國家的薪俸，我們當然應該替國家出力作事。

(田媽上)

田媽 少爺車已經預備好了。

少亭 媽媽，我去了。

唐夫人 去罷。可是一定要回來吃午飯。今早我已經吩咐廚子清燉了一只老鴨，爲你們父子三人吃午飯。你的

爸爸這兩天有點喉嚨痛。鴨子是清火的，看看吃了會好點不。

少亭 怎麼不請大夫來瞧瞧？

亞男 爸爸說不要緊，用不着。

唐夫人 從前他做總長的時候，不管有病無病，動不動不是往西山跑，便是進醫院去。如今真正有了病，他又不

肯請大夫。現在聽說外面的時症很厲害，你爸爸的喉嚨痛，我實在不放心。停會還是打個電話給謝子福郎大

夫，叫他來瞧瞧。

少亭 這次外面排日風潮非常厲害。我想找個德國大夫來？

唐夫人 德國大夫？

少亭 聽說德國大夫比日本大夫好，媽媽不贊成德國大夫麼？

亞男 咱們中國人幹嗎不找中國大夫？

唐夫人 中國大夫也好，德國大夫也好，隨你們的便罷。我老了，管不着這些閒事。你上衙門去罷。務必回來吃午

飯。聽見沒，孩子！

少亭 一定。（轉詢田媽）外面在下雨麼？

田媽 很大的雨，少爺。

（唐少亭下。）

唐夫人 又在下雨？幾個月來差不多每天不是下雨，便是括風。喂！田媽，你趕快上門口去瞧瞧，看看管門的把國

旗收進來了沒有？他是糊裏糊塗的，不管天晴下雨，總是把面旗子扯在外面。你趕快去瞧瞧罷。

田媽 着，太太。

（田媽下。）

唐夫人 中國真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國家，我們日本卻不是這樣；並且天然的風景，也比這裏美麗。

亞男 往年那像這樣多雨？今年特別罷了。但是像北京這樣厚的沙土，也應該多雨纔好。外面這麼大的雨，可是我還要上學去呢！

唐夫人 今天不是放假麼？

亞男 是。但是學校裏有特別事。

唐夫人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像這樣大雨天還要跑去？

亞男 請媽媽別管什麼事！讓我去就得了！

唐夫人 你既不怕雨，你就去罷。早去早回。千萬回來吃午飯。

亞男 我先去換衣服。

唐夫人 換衣服？換什麼衣服？

亞男 換套中國衣服去。

唐夫人 爲什麼要換中國衣服？身上穿的衣服不舒服麼？你討厭日本衣服麼？你的媽媽是日本人，你討厭麼？

亞男 呵！媽媽？您爲什麼又生氣呢？（扭到母親懷裏。）媽媽請您別生氣，好不好？

唐夫人 看看今天誰敢上學去！

亞男 我是主席，怎能不去，媽媽？

唐夫人 你是主席？你們學校裏又開什麼會？

亞男 辯論會……辯論會。讓……讓我去罷，媽媽？

唐夫人 不准換衣服去！

亞男 這那成呢，媽媽？您想，她們是爲『抵制日貨』開會，我這個做主席的穿一身的日本衣服，這不是一場大笑話嗎？媽媽，您從前也做過學生的，請替女兒設身處地的想想？

唐夫人 孩子！我的良心叫我不准你去開會抵制日貨！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亞男（哭）媽呵，媽呵！開會的時候快到了，再不去要遲了！（又倒在母親懷裏）媽媽讓……讓我去罷！

唐夫人 好寶貝！聽話罷，不要去。時候已不早了。外面又下這麼大的雨。午飯也快好了。乖乖，聽話罷。媽媽歡喜你！

亞男 人家要罵我！我非去不可！

唐夫人 罵你什麼？寶貝！

亞男 罵我是賣國奴！

唐夫人 別管人家的謾罵，反正她們是沒有家教的好孩子去，到我房裏去把那捲藍線拿來，媽媽等着用呢。

（亞男一面擦眼淚，一面欲下，唐夫人忽然止之。）回來。

唐夫人 還是讓我自己去罷，免得你又去亂翻一頓，結果還是尋不着我要的那捲線。

(唐夫人下，亞男凝思半晌。拭乾了眼淚。下了決斷。看了錶。由帽架上取了一柄傘。毅然走到門口。忽止，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擺了擺頭，將傘置回原處，長嘆一聲，倒在沙發上，抱頭咽泣。此時亞男的學友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你怎麼啦？亞男！

亞男 (急忙擦乾了眼淚。)我……我沒什麼：你剛來麼，芝芳？

周女士 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哭？

亞男 哭？誰哭？

周女士 你別騙我罷。我已瞧見了。我特來約你去開會的時候已經快到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難道今天你還好意思穿着日本衣服去做主席麼？

亞男 要去，當然要換中國衣服。不過我現在不能去。你來得真巧，我正想打電話給你。

周女士 爲什麼？

亞男 因爲我陡然肚子痛起來了，痛得我忍不住哭了！好姐姐請你代我做主席罷。對不住，我實在不能去。

周女士 (冷笑) 哈哈。亞男，你又在騙我？我決不相信你現在是肚子痛不能去，我想你一定有別的緣故。哈哈，亞

男，我已猜中了！已猜到八九分了！

亞男 好姐姐，不管我有什麼緣故，總之，我今天不能去！請你替我代表一切就得了。并望向諸位同學道歉！

周女士 不成！不成！今天的主席我決不能代表！無論如何，非你自己出馬不可！今天這主席不但我不能代表，就是誰也不能代表！

亞男 爲什麼？

周女士 因爲全校同學只有你配做這個主席！

亞男 好姐姐，請別挖苦我罷！

周女士 這是真話。我挖苦你幹嗎？你還是同我一塊兒去罷！

（周女士說畢，拉着亞男就往外走。）

亞男 芝芳姐姐，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去的，因爲我媽——

周女士 哦？是你媽不准你去麼？

亞男 不是！不是我媽從來沒有過這種意思！

周女士 亞男，你不去全權在乎你自己，誰也不能勉強你！不過你應該知道她們今天爲什麼一定要你做主席？你知道麼？

亞男 我……我不知道！難道她們還有什麼特別用意麼？

周女士 當然。

亞男 好姐姐！你可以告訴我麼？

周女士 你向來是很聰明的，我想你一定想得到！

（亞男一聞此言，面紅耳熱，默然良久。）

亞男 好姐姐，你是我的多年同學，惟有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形最深，請你照直把同學們對於我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罷！

周女士 她們今天要特別留難你！因為全校同學只有你是日本化！她們預備在開會的時候當衆羞辱你！

亞男 芝芳姐！請別說了我早就明白了她們對我的態度！無奈，唉，真是一言難盡（哭泣）然而我決不怪她們！只怪我自己生壞了家庭！

周女士 其實你的苦處我早就知道了！不過，亞男，咱們中學已經畢業了，咱們千萬不可忘記：治國平天下應該先從『齊家』起！倘想世界革命，不可不先從家庭革命下手！你說我這話對不對？亞男！

（唐夫人上。）

唐夫人 我以為誰在這兒講演呢，原來是周小姐呵！

周女士 (向唐夫人鞠躬) 伯母，您啦好麼？

唐夫人 謝謝，周小姐，你也好麼！——怎麼這向沒見你來玩玩？

周女士 因為這幾天有點事，沒有常來請安。

唐夫人 不敢當，不敢當。周小姐真是念書人，說話特別客氣。

周女士 這是那裏話，姪女年輕，不懂事，諸事還要伯母指教。(看手錶，轉向亞男) 亞男，我要走了。離開會只有

二十分鐘了。

亞男 好罷，你快去罷。

周女士 (向唐夫人) 少陪您啦，伯母，我要上學去了。

唐夫人 怎麼不坐一會兒去？

周女士 改日再來請安，再會再會。

(周芝芳下。唐夫人仍坐在原處做活。沈靜。)

唐夫人 周家小姐又來幹麼，亞男？你簡直不聽媽媽的話！我早就對你說過：周家小姐不是個好東西！叫你少跟

她來往！你……你偏偏不聽！剛才她又來幹嗎？是來約你去開會，對不對？

亞男 不是。她特來告訴我明天學校放假。

唐夫人 明天明明是星期日，學校是照例放假的！這顯然你又在我面前撒謊！還站着幹嗎？還不快去看看你的爸爸——問問他的喉嚨好了沒？

（亞男下。唐夫人繼續做活。遠遠的聽着噪鬧聲。）

田媽（在內）我們……我們把這話去評評太太！看看誰不懂事！評太太去！評太太去！看看誰不懂事！

（唐夫人正欲下時，田媽氣忿的上。）

唐夫人 你……你又在和誰噪呀！

田媽 太太憑您啦說說！看看誰不懂事！他……他還說我不懂事！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唐夫人 幹嗎這麼急？有話慢慢的說！究竟怎麼一回事？

田媽 我說太太您啦不是叫方順每天把那面『太陽旗』扯在門口嗎？

唐夫人 對呀！難道方順沒照着吩咐的幹嗎？

田媽 哼！他何曾把太太的話當着話！他今天只扯了那面『五顏六色』的旗。待我去的時候，那旗還在大雨裏淋着。當時我就責問他爲什麼不把那面『太陽旗』同時扯出去！您猜他說什麼？他說：『你管得着嗎？你是什麼臭東西！這年頭還扯日本旗？你甘心做亡國奴麼？』……這一類的話痛罵了我一大頓，您想我氣不氣，太太？固然他扯什麼顏色的旗都無關緊要，可是他應該把太太的話當話纔對！

唐夫人 豈有此理！我不信方順有這大的狗膽！去把他叫來！讓我來當面責問他！

田媽 他現在躲在門口不敢進來。只要太太喚他一聲，他不敢不來。

唐夫人 (向內呼)方順！方順！你還不替我滾進來呀！

(方順上)

方順 太太！

唐夫人 方順！你好大的膽！

方順 回太太的話：小的膽子非常小，總是規規矩矩的侍奉太太；太太說一，小的不敢二。

唐夫人 你把我的話當了話麼？

方順 俗語說得好：『端了人家的碗，應該服人家管。』小的既是吃了太太的飯，當然不敢不聽太太的話。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把那面日本國旗扯在門口，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小的一面把旗剛扯出去，一面老爺就命我收進來。

唐夫人 這話是真的麼？

方順 小的豈敢撒謊！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是他！原來他在暗中抵制我去！田媽！到書房裏把那老東西叫來！今天非說個『水

『落石出』不可！

田媽 把那一個老東西叫出來，太太？

唐夫人 這家裏有幾個老東西，蠢婆娘？

方順 叫你去請老爺來，懂嗎？

(田媽下)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他在抵制我！我還睡在夢裏呢！好罷！今天非鬧個清楚不可！

方順 太太，請您啦，不必生氣。千錯萬錯都是小的錯。平心而論，這事也不能怪老爺，只怪門口那些過路的人。他們時常在咱們門口寫些『賣國賊，亡國奴，親日走狗』種種不好聽的話。這樣，纔把老爺惹氣了，所以叫我此後不要扯日本旗。

唐夫人 你還在這裏嚕囈？還不替我滾出去！

方順 着！

(方順下。唐華亭上。亞男與田媽亦上。唐華亭，前清革命黨，民國退職之總長。清瘦，蓄長鬚。富於情感；但意志薄弱而懼內。衣極樸素之中國衣，毫無一般時髦官僚慣有的習氣。年約五十五。)

唐夫人 我把你……你這個死沒良心的東西！

唐華亭 太太！您又是什麼生氣？

唐夫人 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趁心！也可以討姨太太。你們中國人是歡喜討姨太太的好罷！拿刀來！我願死！我已經預備了你……你……你……你拿刀來罷！我……我已經預備了！

唐華亭 太太！這是那裏話！又是誰得罪了您？

唐夫人 用不着多說！拿刀來就得了！拿刀來就得了！我願意死！我願意死了！

亞男 媽媽！

唐夫人 『媽媽？——什麼媽媽？你的媽媽早就死了！

唐華亭 就是我得罪了您，太太，請照直告訴我，也犯不着拿孩子出氣？

唐夫人 孩子？他們不是我的！我那有這種福氣！

亞男 (泣) 媽媽！(倒在母親懷裏，但唐夫人用手推開。) 媽媽！媽媽！

唐夫人 你的媽媽早就死了！你只有爸爸！

唐華亭 倘是我得罪了您！打我幾下！請千萬別拿我的孩子出氣！

唐夫人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這家裏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好沒良心的東西！你沒老娘，那有今日！忘恩負義的！記

不記得三十年前在東京做叫化子！記不記得光緒末年幾乎把命送掉了！好沒良心的東西！狗尙且知恩義！哦！

如今做了官，發了財，兒子少爺也做了督辦，你就忘形了！就忘記了那塊『太陽旗』！哼！殊不知你之所以有今天，都是虧了那塊太陽旗！好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亞男 呵！媽媽！請您別說了罷！我知道您爲什麼生氣了！其實這事滿不與爸爸相干！是我不准方順扯日本旗！這事完全與爸爸不相干！您要打，打我！您要罵，罵我！孩兒現在跪下，求您別冤枉爸爸！

（亞男跪下。唐夫人不睬。唐華亭大爲所動，不覺流下淚來。）

唐華亭 太太！太太！

唐夫人 田媽！把方順叫來！快！

田媽 著！

（田媽下。）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太太！孩子跪在您面前，您瞧見沒？

（唐夫人仍是默然。唐華亭長嘆一聲。方順與田媽上。）

唐夫人 方順！究竟誰不准你扯日本旗？照直說！

亞男 是我！是我！媽媽！

方順

.....

唐夫人

照直說！

方順

小姐。是小姐叫我的。這事不與老爺相干。

唐夫人

好！現在這家裏沒你的事了！你有什麼好差事請便罷！

方順

呀？太太您啦辭我的事麼？

唐夫人

沒多話說！請你收拾收拾走罷！

方順

我方順並沒幹錯什麼事，太太怎能無緣無故的辭我的差事？無論如何，還要請太太說個明白！就是我不

喫唐公館裏的飯，還要上別家去喫飯呢！人家譚起來，不是說我偷了唐公館的東西，便是說我幹事不盡職，所

以唐公館纔不要我！

唐夫人

好罷。就是幹事不盡職，所以我不要你！

方順

太太憑天理良心！我幹事還不盡職？從清早六點幹到夜深一點，還要怎樣盡職，太太？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扯旗，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太太！

亞男

只能怪我！只能怪我！媽媽！

唐華亭 這事誰也不能怪！只能怪我！只能怪我！是我叫方順不扯日本旗！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日本是中國的仇敵，我恨日本！所以我不願把敵國的國旗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 爸爸！爸爸！

唐華亭 看看你把我怎樣！看看你把我怎樣！

唐夫人 我是日本人，我愛日本！中國是我的仇敵，我恨中國！所以我不願把中國的國旗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看看你又把老娘怎樣！

田媽 太太老爺！請您倆別嚷了罷。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扯紅旗白旗都無關緊要，何必這樣的生氣呢？可憐把小姐哭壞了！小姐，您啦起來，別哭了罷！

（田媽將亞男攙起來。）

方順 田媽這話很對，小的現在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不知該說不該？小的以為最公平的辦法是「二一添作五」——今天扯中國旗，明天就扯太陽旗，不知太太老爺以為小的這個辦法如何？

（唐少亭上。）

少亭 怎麼你們全在這兒，連舅爺坐在小客廳裏你們都不知道麼？媽媽，請趕快過去罷。舅舅說有要緊的事給

您商量呢。

唐夫人 舅舅在什麼地方！

少亭 小客廳裏。

唐夫人 (指着華亭臉上說) 你應該放明白點！拿點天良出來！你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一個秋天的月夜裏，

在日本秋西湖裏的小舟上，你會對我說的什麼話？難道你都忘記了麼？

(唐夫人說畢，不覺流下淚來，良久，默然而退。方順田媽亦隨退。唐華亭亦禁不住流下淚來，向沙發上

一躺。)

少亭 這是怎麼一回事，妹妹？

亞男 問爸爸！

少亭 爸爸，媽媽剛纔這話怎講？您又和媽媽嘆了麼！媽媽剛纔爲什麼提及三十年前的事？爸爸究竟說了什麼，

在那時候？

唐華亭 不忍重提到如今我只有一个悔字在心頭！

少亭 爲什麼，爸爸？告訴我們罷，爸爸！

唐華亭 告訴你們亦無妨。當年我亡命到日本，遇着你的媽媽。那時我們都年輕，不久就發生了戀愛。一天夜晚，

月亮很好，我們倆蕩着一隻小舟在秋水湖上。那時，我不知爲什麼要求你媽媽嫁我；但是她說：『我愛你，但是我不願嫁你。因爲我是日本人，我不願離開我的可愛的日本。』……

亞男 那時爸爸怎樣回答媽媽呢？

唐華亭 那時我就向你媽媽說：『你愛我，你就應該嫁我；愛國是人之天性，而且是至上的美德，你是日本人，當然愛日本。可是你嫁了我，你還是可以依舊愛你的日本。』

亞男 哦？難怪媽媽到現在還是愛她的日本！

(唐華亭擺擺頭，長嘆一聲，幕落。)

第二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時間與前幕相隔三小時。開幕時，少亭靠在沙發上看報，亞男從裏面出來，表示一種驚異的狀態。

亞男 哥哥！怎麼舅舅還沒走？足足的關在小客廳裏談了三點鐘！

少亭 這裏面又不知道是『什麼葫蘆賣的什麼藥！』我真要說一句遭天雷打的話：媽媽真是越老越糊塗了！
亞男 什麼越老越糊塗了，其實媽媽的心是被那面太陽旗罩住了！

少亭 因此舅舅便時常想法利用她！

亞男 唉！媽媽真是想不透！她有時簡直不管她有理沒理，只要她的脾氣一來，她就將爸爸教訓一頓，甚至比教訓我們還要厲害！今天上午那種樣子你沒看見，真是令人可怕！

少亭 前幾年媽媽的脾氣好像好得多，不知爲什麼年紀愈老，脾氣越變壞了！常聽人說日本婦女的『服從心』最深，怎麼媽媽在這方面簡直不像日本人？

亞男 我看這是因爲爸爸過於老實的緣故。爸爸真是好！你瞧，我們長得這麼大，從來沒見他和媽媽鬧過？差不多每次都是媽媽先動氣！爸爸總是忍，有時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流淚。我看見好幾次。可是我問他爲什麼傷心，他老人家並不提及半個怨恨媽媽的字；總是對我說：『孩子，爲父這一輩子是虧得你的母親，不然那有今天！盼望你們好好的孝順母親吧！』然而天理良心，媽媽對於爸爸的起居飲食等事，確是非常細心週到。就是在我們子女身上，也不能不算一個很好的母親。

少亭 這的確是媽媽的長處。

（唐夫人上。）

唐夫人 那點是媽媽的長處？哦，原來你們兄妹又在譚論媽媽的長短？

少亭 沒。我們那敢談論媽媽的長短！哈哈，哈哈！舅舅走了麼，媽媽？

唐夫人 剛走。

亞男 怎麼他今天在這兒坐這麼久？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和媽媽商量麼？

唐夫人 倒沒什麼特別要緊的事情，不過他從公使館裏回來，走咱們門口過，順便進來和我談談。你們討厭他麼？

亞男 不瞞媽媽說，我是有點討厭他。我討厭他不大方，總是鬼鬼祟祟的。

唐夫人 呀！亞男！你說什麼？

少亭 媽媽，請您別聽妹妹的話罷。妹妹是專門歡喜和舅舅開玩笑的。

唐夫人 開玩笑？——開玩笑也應該有個輕重上下！你們既當着我的面敢這樣放肆，那麼背着我不知要說什麼了？

亞男 請媽媽別生氣。我下次決不敢了。媽媽打我幾下都不要緊，我最怕您生氣。

唐夫人 你既怕我生氣，你爲什麼偏要惹我生氣呢？

少亭 媽媽，我有一個辦法：倘若妹妹再惹您生氣，最好替她配個人家，免得她在家裏淘氣。

亞男 哥哥！

少亭 你還淘不淘氣？你再淘氣，我就請媽媽把你嫁出去？

亞男 媽媽！您看哥哥又在奚落我，您還不打他，媽媽？

唐夫人 誰教你惹我生氣？

少亭 對！誰教你惹媽媽生氣？

亞男 我再不惹媽媽生氣了，請媽媽再不准哥哥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好嗎，媽媽？

唐夫人 只要你聽話，哥哥自然不敢說了。你們都喫了午飯麼？

亞男 喫了。

唐夫人 你爸爸也喫了麼？其實我剛纔和他噪了一頓，事後仔細一想，我又覺得心裏有點不安，因為他這幾天

正在喉嚨痛。清燉鴨端出來給他喫了麼？

亞男 沒有，因為媽媽在小客廳裏和舅舅談話，我們不敢進來驚擾您。

唐夫人 這事用不着驚擾我？只要鴨子燉透了，叫廚子端出來給他喫就得了。都是些蠢東西！連芝麻大的一點事，也要我親自過眼，不然就要鬧出錯了。哼！真是冤枉！今早特爲叫廚子清燉一隻鴨給你爸爸喫，誰知你們還忘了拿出來，我真是白白的操了心！（略停）叫你通知大夫呢？

少亭 大夫剛纔來過了。據說無妨。

唐夫人 是謝子福郎麼？

少亭 不白耳德，一個新從德國來的大夫。

唐夫人 （默然不語，半晌。）亞男，爸爸呢？

亞男 在書房裏。

唐夫人 你去問問他——看看他這會兒喉嚨怎樣了？問問他，想不想喝一點鴨湯？

亞男 他正靠在躺椅上休息呢。

唐夫人 你又不聽我的話了！

少亭 媽媽叫你去，你就去罷！別鬧得媽媽又生氣！

（亞男下。）

唐夫人 看起來還是你聽我的話，孩子。你妹妹現在也大了，我的話她不很聽了，如今我只望你了。這幾天衙門裏忙麼？

少亭 這幾天比較忙一點，平常卻很清閒。我現在幹的實業督辦，這個差事看來好像很煩瑣似的，其實卻很清閒。

唐夫人 當時謀這個缺分的時候，很費了些週折。因為有人嫌你太年輕。據說現在做官，你沒本事倒不要緊；但是不可不有幾根鬍鬚。——後來雖然礙着你爸爸的面子，政府不能不給你這個差事；可是假如沒有你的舅

舅在裏面疏通，恐怕也很難成功。

少亭 當然舅舅爲我的事，很出力的。他近來很忙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的舅舅近來豈止忙？這幾天可憐他急得連飯也喫不下了！

少亭 舅舅爲什麼這樣的着急？

唐夫人 倘這次鬧得不好，日本政府恐怕要撤他的差，命他回國？

少亭 要撤差回國？

唐夫人 對！他剛纔就是爲這事和我商量。而且，孩子，這事只有你能救他！你不願救他麼，孩子？

少亭 當然願意，只要我能夠！

唐夫人 那好極了！這裏現有一張『契約』，只要你用實業督辦的名義簽個字，你舅舅的公使職就穩固了；同

時我們也可以即刻收入三百萬現款！

（唐夫人一面說，一面由袋內掏出一張『契約』示少亭，少亭閱後大驚。）

少亭 媽媽，我怎能幹這種事情！

唐夫人 這有什麼不能幹？只要你簽個字，就救了你舅舅的急，安了你媽媽的心，同時又不費力的收入三百萬？

這種一舉數得的交易，何樂而不爲呢？

少亭 媽媽!

唐夫人 孩子!

少亭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簽的!

唐夫人 孩子，我看這事於你只有百益而無一損，你何必不幹呢？我看，孩子，你不要太迂罷！爲人總要見機生變！

少亭 媽媽！我簽個字倒是容易事，可是四萬萬同胞就因此被我賣了！媽媽，您願意人家罵我賣國賊麼？媽媽，你

老人家願意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又傻起來了！賣同胞，賣國，豈是你一個人獨創的？何況這件事並不算賣國——萬一就算賣國，你也不過沿例罷了！

少亭 不成！不成！我們唐家素以『清廉』見稱於世，我的祖父從前也是做官，爸爸更用不着說了，——爲國奔走呼號，三十多年，他們都是潔身自好，清廉聞世，難道到我手上，就要賣國賣民麼？

唐夫人 『清廉』固然要緊；但是『有恩不報』也不見得就對。爲人終不可忘本！你須知道：咱們之所以有今天，虧得是誰！你的爸爸幾次亡命脫險，虧得是誰？孩子，你應該放明白點，仔細想想，就是你不替你舅舅着想，你也應該看父母面上，簽了這張『契約』！孩子，媽媽也老了，就請你看媽媽面上，簽個字罷！我做母親的無論怎樣糊塗，決不會讓你上當，孩子！

少亭 媽媽！請不要再說了！無論如何，我是不簽字的！不簽——到死亦不能簽！

唐夫人 哦！原來你想逼死我，對嗎？哦！原來你們父子三人都願我早死，對嗎？好罷！你們既然逼我死，我又何苦活

着做你們的『眼中釘』呢！

（唐夫人即氣忿忿的向少亭懷中亂撞。）

唐夫人 你不簽字，是表明你心目中就沒有我這個老娘，我還有什麼指望活着？

少亭 請媽媽不必性急！容我再細細的思索一下，好不好，媽媽？

（方順上。）

方順 太太！舅太爺請您聽電話！

唐夫人 用不着思索！簽也罷，不簽也罷，反正老娘命一條！

（唐夫人與方順先後下。少亭在室中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坐立不安。忽長歎，忽蹬腳。後細視契約，凝思片刻，決了最後的判斷。正在簽字時，唐亞男上，立於少亭背後探視，大驚，即將契約抓在手中，半晌不能開口。）

亞男 哥哥！

少亭 ……

亞男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少亭 這……這……？
妹妹？
（泣）

（唐華亭上）

亞男 爸爸！您看哥哥……

（亞男將契約遞結華亭，看過之後，不禁大驚。少亭倒在沙椅上嗚嗚哭泣。）

唐華亭 少亭！你是怎麼一回事呀？爲父辛辛苦苦的將你教養成成人，指望你趁此山河破碎的時候，爲國爲民幹點轟轟烈烈的事業。誰知你做官不到一年，就私自把礦山賣給外人，假使你做了二十年的官，你豈不要把中國斷送完了嗎？好沒出息的東西！爲父白白的把你教養成成人了！你的祖父以清廉聞世。我雖沒多大的出息，然而三十年來，爲國奔走呼號，幾次亡命海外，爲的是什麼？——殊不知到了你手上，竟幹出這種污辱門楣的事來！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亞男 假如不是作同胞情分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喫掉！

少亭 爸……爸呀！……這……這實在是黑……黑天的冤……冤枉呀！爸……爸爸！

亞男 冤枉？有什麼冤枉？我親眼看見你簽字的！

少亭 妹妹！妹妹！難道你也不信任我麼，妹妹？

唐華亭 亞男！拿盒洋火來！

（正要燒「契約」時，唐夫人與田媽同上。唐華亭即忙將契約藏入袋中，唐夫人一把抓住他的長鬚。）

唐夫人 你……你交不交給我！你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噯！噯！噯！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你？你？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痛……痛死我了！太太……太太！

亞男 媽媽！請您鬆手罷！

唐夫人 鬆手？——談何容易！除非他乖乖的把契約交給我！

唐華亭 就是你今天把我的鬚鬚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給你！

田媽 老爺，您啦就把那張紙交給太太罷？究竟是什麼珍珠寶貝，您啦看得這樣貴，重給了太太，也不好在外人！

有什麼好處，還不是落在自己家裏嗎？太太，您啦也請放手罷！您看老爺臉上已經發白了，太太！

亞男 爸爸！您就把契約交給媽媽罷！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幫忙華亭從袋內取出契約交給唐夫人。)

亞男 媽媽！現在您還要什麼！您還要什麼！

(唐夫人鬆了手，將契約細看了放入袋中，冷笑。唐華亭臉色灰白，呼吸極緊。)

唐夫人 田媽！叫方順替我預備車到日本公使館！

田媽 您啦喫了飯再去罷，廚子說清燉鴨早已好了！(田媽的眼睛只是不住的望着亞男與華亭。)

唐夫人 叫你去告訴方順預備車！聽見沒有！

田媽 著！

(田媽下。沈靜。唐夫人下。唐華亭靠於沙發上。亞男與少亭彼此呆望着。)

亞男 不成，這契約決不能讓她帶走！

(亞男急下。少亭躊躇片刻，亦下。此時後臺人聲噪雜。再片刻，只聽得嘩啞一聲玻璃墜地聲。田媽驚慌失措的上。)

田媽 老……老爺！老爺不好了！真正不好了！小姐和太太打架！玻璃……窗窗……玻璃把太太的眼睛珠打破

了！眼睛珠……太太的……傷了……傷了！

唐華亭 呀？這還了得！太太的眼珠撞壞了！抬到醫院裏去！趕快！趕快！醫院裏去！

(唐華亭田媽同下。片刻，亞男上，滑倒在地，鬢髮蓬亂，形狀狼狽，雙目發直無光，深呼吸；一邊將「契約」撕碎，擲入空中，一邊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了？現在好了！媽媽再也不能將這契約拿去了！」說畢，大笑一聲。幕落。)

第三幕

時間：與第二幕相隔月餘。

佈景：亞男的寢室。由窗內可以看見花園裏的樹木花草。小圓桌上放着一瓶鮮花。風琴旁邊的書架上放着幾個小玻璃藥水瓶。橫窗是床，對壁懸着一面小小的中國國旗。亞男穿着一件中國布袍，兩目似閉非閉，鬢髮紛亂，半坐半臥於床。窗簾半垂，一線斜陽射在她的灰白的臉上。開幕時，田媽輕輕的引着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怎麼——這會兒睡着了麼！

田媽

大概剛睡着。讓我喚醒她。

周女士

不必。讓她睡一會兒。可憐一個月沒見，就瘦成這種樣子了。真是想不到。田媽，你們小姐究竟害的什麼

病？據說是神經病，對麼？

田媽

這病說起來奇怪：你說她害的瘋病，有時她卻非常清楚，與好人完全沒有分別；你說她不是瘋病呢，可是

有時她又非常糊塗，一切行動說話都非常奇怪。

周女士 大夫怎說？

田媽 請了許多大夫來瞧，他們都說不要緊。只要靜心修養，漸漸的就會復原。說小姐受了什麼很大的刺激，所以纔有這種病。現在已經五十多天了，好雖好了點，可是有時還非常不清楚。

周女士 可憐可憐！你們老爺現在好了麼？

田媽 老爺前天已經起床了，足足吐了三個禮拜的血。少爺也病了幾天，但是現在好了。

周女士 真是可憐！怎麼全家大大小小都弄成這樣的不康健！真是可憐！太太呢？眼睛復原了麼？

田媽 （望了望亞男，然後輕輕的說道）太太？可憐可憐！

周女士 怎麼？

田媽 眼睛……眼睛整個的瞎了！可憐可憐。

周女士 什麼！瞎了？

田媽 瞎了！兩隻全瞎了！據說是玻璃刺破了眼珠，所以大夫也沒辦法。可是我們不敢告訴小姐，恐怕加重她的病。唉！真是想不到太太這多年紀還會把雙眼睛弄瞎了！這是誰也想不到。

周女士 現在太太在什麼地方？我想見見她。

田媽 還在醫院裏。據說今天可以回來，我們少爺已經去接了。

亞男 媽媽？媽媽呢？到日本去了麼？

（此時亞男突然從牀上跳下來。）

田媽 小姐！

周女士 亞男，你還認識我麼？（亞男點點頭。）你認識我是誰呀？（亞男仍是點點頭。周芝芳上前拉着亞男的

手。但她只是兩眼呆望着她。）我是誰呀？亞男！

亞男 媽媽？

周女士 呀？

亞男 日本？

周女士 這可了不得了！怎麼一個月不見，連我也不認識了？可憐一個好好的人怎麼瘋了！田媽，來，還是攙着她

上床睡下罷！可憐！可憐！

亞男 不，我不要睡。一個多月，腰睡痛了！

周女士 奇怪。這句話確很清楚。可憐，亞男，你的腰睡痛了麼？真是可憐！你認識我麼，亞男？

（亞男傻笑。）

田媽 小姐怎麼連周小姐也不認識了麼？

亞男 呵？你是芝芳姐麼？

周女士 對！亞男！

亞男 芝芳姐，你怎麼這久不來看我？人家都說我瘋了，其實我何曾瘋了？難道你也說我瘋了麼？芝芳姐！

周女士 不！亞男！我知道你不會瘋的。我今天特來看你。同學們都很記念你。

亞男 呀！你又在騙我！芝芳姐！她們最恨我，我知道她們罵我日本化，罵我是亡國奴呀！芝芳姐！這實在冤枉！我有我的苦處。她們不知道，芝芳姐，你是知道的。

周女士 亞男，我深知你的苦處。你是一個愛國的志士。

亞男 芝芳姐！你錯了！你錯了！我是一個大大不孝的女兒！殺了我的媽媽！我！是我打死的！嘩！我大大不孝！不孝！芝芳姐！

（亞男說畢，伏在周女士肩膀上放聲大哭。周女士與田媽慢慢扶着亞男上牀睡下。）

周女士 （輕輕的）嚶呀！田媽！你們小姐的病真是不輕呀！爲什麼不送她到醫院裏去呢？

田媽 可不是嗎？據大夫說，這病不宜於住醫院。再者北京也沒有好醫院。

周女士 這話也對。家裏有親人看護，比在醫院裏趁心得多。你們老爺精神好的時候，也常過來和小姐談談麼？

田媽 來。天天來，只要他自己精神好點。看來這家裏最痛小姐的，要算我們老爺了！今天不知怎麼，老爺到這會兒還沒起來。不要又是病了罷？周小姐，請您啦在這兒坐一會兒，我想上前廳去，看看我們老爺起來了沒？

周女士 田媽，你請便罷。我亦要走了。好讓你們小姐靜靜的睡一會兒。現在好像睡着了。她醒來，請代告訴她，我明早再來看她。

田媽 這就對不住了！連茶也沒喝！

周女士 別客氣，田媽！倘是太太今天回來了，請代我問好。

田媽 一定說到周小姐！

（兩人談着同下。靜。亞男輾轉數次，忽然起牀，對鏡呆立。換日本衣。大笑。說道：『好了！好了！媽媽一定歡喜……歡喜我穿日本裝哈哈，哈哈！』又坐於沙發椅，先默然，繼大怒。將日本衣脫下，擲於地，仍舊穿上中國服。照鏡笑。）

亞男 這纔對了！這纔對了！哈哈，哈哈！

（唐華亭上。）

唐華亭 你爲什麼又爬起來，亞男？還是睡下罷！

亞男 你把我的媽媽放到那裏去了？

唐華亭 亞男，媽媽快回來。你放明白點罷！亞男。

亞男 我很明白。我很明白。你們以為我瘋了，對嗎？搶來了！我從媽媽手裏搶來了！撕了！撕得粉碎了！嘩喇一聲！倒下來了！可憐媽媽的眼睛！這確不能怪我！這確不能怪我！（泣）

唐華亭 寶貝！別記着這些事罷！媽媽已經好了一會兒就要回來了！

亞男 趕快把媽媽交給我！『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一邊大哭大嚷，一邊用力抓住華亭的長鬚在室內亂跑，正如唐夫人在第二幕所爲。）

唐華亭 呀！亞男！怎麼你也拉住爲父的鬚鬚來了？快……快放手！快放手！爲父痛得很！痛得很！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快放手罷，亞男！我……我痛極了！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田媽上。）

田媽 老爺小姐大喜！太太回公館了！

唐華亭 快放手！快放手！媽媽回來了！媽媽回來了！接媽媽去！

（唐少亭攙着唐夫人上。她的雙眼全瞎。亞男一見大驚，急忙鬆了華亭，躲在一旁呆呆的望着唐夫人。）

唐夫人 少亭，你爸爸在那裏？

唐華亭 在……，在這……這兒！

（唐氏夫婦攜手）

唐夫人 華亭，我現在看不見你了。

唐華亭 秋子，這都是我的罪惡！你能原諒我麼，秋子？太太？

唐夫人 華亭！這不能怪你！不能怪別人，只怪我自己不好。到現在我悔了，悔極了！悔當初不該和你噪噪鬧鬧！我悔極了！到現在（泣）

唐華亭 秋子！秋子！我……我真對不住你。我想我們此後到海濱或幽谷中去度此殘年，最好不要問國家大事！孩子們也大了，他們兄妹都有了獨立的能力。

唐夫人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想回日本去！那裏的風景好。你願意送我去麼？孩子們用不着去——雖然我捨不得他們！不！我要帶他們去，因為他們是我的寶貝！

唐華亭 太太！我可以陪你去！但是讓孩子們自由。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前途。可憐亞男到現在還沒有清楚，還是瘋瘋顛顛的。

唐夫人 怎麼沒見亞男。亞男在那裏？

唐華亭 亞男，快來見你媽媽！你天天記念的媽媽現在回來了！來放明白點纔好。

唐夫人 亞男！寶貝在那裏？！來到媽媽懷裏來！

(唐華亭扶着亞男到唐夫人懷裏。亞男先只是默然望母，繼則放聲大哭。)

唐夫人 寶貝！寶貝！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可憐的寶貝！別……別哭了罷！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亞男！

亞男 您的眼睛瞎了麼，媽媽？

唐夫人 真瞎了寶貝！

亞男 是怎樣瞎的，媽媽？

唐夫人 你別問了罷，寶貝！

亞男 媽媽還能看見麼？

唐夫人 不能。但是媽媽能摸。讓我摸摸，寶貝，你今天穿的什麼衣服？(摸)中國衣服，對不對？

亞男 對對對中國衣服！中國衣服！媽媽的眼睛並沒瞎？不錯！是中國衣服！媽媽的眼睛並沒瞎！哈哈，哈哈！

（亞男一邊說，一邊在房內大笑大跳。）

唐華亭 亞男！亞男！

唐夫人 亞男你真瘋了麼？可憐！可憐！寶貝來，到媽媽懷裏來！在那裏，寶貝來，到媽媽懷裏來！

（唐夫人作擁抱狀，幕落。）

（佛西戲劇第一集）

【作者介紹】

（一）作者小傳 江西豐城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回國後曾任北平燕京大學國文講師，現任國立北平大學戲曲教授。

（二）作者著作 有佛西論劇，佛西戲劇，青春的悲哀，一片愛國心等。

（三）作者作風 作者以所作之劇本——「一片愛國心」——而獲得劇壇的地位，而為一班青年所擁戴。他說：「劇本必須合乎可讀可演的二個條件」，這是他對於作劇本的主張。

假洋人

白薇

人：

紳士

豔服女

素服女

病容女

夏媽

阿金

長衫男

冰工人

黃包車夫甲

黃包車夫乙

警察及中外巡捕一羣

戲劇 假洋人

青年及往來行人

地：

上海一個大弄口。

景：

弄口之一角，右爲弄口，只現一部分及一邊高大的鐵門，傍鐵門置警察蓬，一個三十來歲的武裝警察，手拿着短棍在蓬前和娘姨們談笑。正面成斜線是一排住宅，只有頭幾家很顯明，家家的二樓懸出涼台。行人在弄口出進着，阿金泡了一桶熱水從弄外來，夏媽抱着乳兒坐在警察蓬前。

警察 那末，現在儂很愜意了，找到了這樣好的東家。

夏媽 (約廿六歲，頗有姿色) 少爺總算好極了，可是少奶奶甚麼人都怕她。

阿金 (約十七歲，提了熱水走進來) 甚麼時候都聽到你說少爺好極了，難怪旁人要說你吊上了少爺。

夏媽 鬼話！(怒，逐阿金) 爛口的小……！

阿金 呀……(提着熱水桶跑不動) 莫燙到了我。

警察 (斜眼看着夏媽，有點邪氣) 打啥呢，打啥呢！少爺待儂好，儂還弗愜意嗎？(略注視行人)

阿金 (笑着跑進弄裏去) 唔，只怕少奶奶吃醋就爲難了。

警察 少奶奶吃醋唔，那越吃得厲害越有味道呀。

夏媽 (指罵警察) 你要死的!

警察 儂弗讓儂少爺吊儂的膀子，這些閑話就沒呀。

夏媽 豬獠爛舌頭! 你敢這樣造我的謠。

警察 這弗是我說的呵。(邪笑)

夏媽 是那個說的你講，你講?

警察 啥人說的儂去問啥人，這話總弗是我說的。

夏媽 倒霉鬼，一定是你造的謠。

警察 咳! 儂正經啥人敢說壞儂。

夏媽 放屁! 你越說越老火了。(用盡威風抗警察，同時春風滿面，妖媚迷人)

警察 (得意) 哈哈! 儂沒有吊儂少爺的膀子嗎? 這雙漂亮的眼睛，儂是想我幫忙嗎?(拗住她)

夏媽 (故意跑開) 臭王八! 我真正正經，要那個來幫忙，要那個來管閑事!

警察 (自大的) 哼! 我千家萬戶都管過來，這上海幾百萬人人家都靠我們當警察的來維持治安。我還能管儂的事嗎?

夏媽 咄！只有這兩扇鐵門才要你管。洋大人的狗你還不配管哩。

阿金（在最左端一家門口洗衣）洋鬼子是要殺頭的呵，前幾年洋鬼子在英大馬路殺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頭。血呵，馬路上到處是血。你們看見麼？

警察 不錯，洋鬼子會殺中國人的頭。儂又爲啥要在東洋人家裏幫忙呢？（看看行人）

阿金 我的東家並非是東洋人，只有太太是東洋人。

警察 太太是東洋人嗎？那更可怕。一家仔裏只有做太太的交關討厭。儂弗怕那個東洋太太殺儂的頭嗎？

阿金 不，我們的東洋太太好極了，她頂頂和氣。

夏媽 不錯，看他們的太太我也相信東洋人好，可是看我們少奶奶我又恨死了東洋人。

警察 爲啥？又是吃醋的話來了嗎？

夏媽 狗東西！你當王八當慣了，所以總歡喜說這樣的話。（遂警察於鐵門外，二人退去）（行人多，冰工人挑着

些冰簍站在阿金前）

冰工 收冰錢，有人在家麼？

阿金 樓上有人哩。

冰工 請你去說一聲。

阿金 你在這裏等等。(進屋去)

冰工 (將賬單一張張閱讀着)

紳士 喂，賣冰的！(身穿上衣走出樓上的涼台來)

冰工 哦，先生！收冰錢。(仰望)

紳士 (站在涼台頂外邊)多少錢？

冰工 三塊六角。

紳士 怎麼這樣貴呢？

冰工 我們統統是這樣的價錢，每天送十鎊，一個月三塊六角。

紳士 沒有這樣貴的，別人家的冰廠是三塊錢一個月。

冰工 先生，別人的冰沒有我們的好，我們是淨水機器冰。

紳士 不統統是一樣嗎？一個冰廠製出來的冰要送幾千家，別人送的都是三塊一個月，你送就要三塊六角。你這個人真不公道！

冰工 你要便宜的你就叫別人送好了，我無論送到那一家都是這樣的價錢。

紳士 你送到外國人家裏啊，也是三塊六角錢一個月嗎？

冰工 統統一樣的。

紳士 你不要說，我的朋友統統是外國人，他們定的冰統統是三塊錢一個月，而且有幾家是你送的。

冰工 ……（眼光光望着他）

紳士 你不要這樣不老實，要說幾樣的價錢。我這裏三塊錢一個月你送？

冰工 先生，這樣……我要貼本哩。

紳士 我管你什麼貼本賺錢呀。你送不送隨便你。不過你們做生意的太不老實了，一樣的東西要賣幾樣的價錢，你以為我也是中國人隨便你好欺負。

冰工 （驚一驚，留心看他，平和的）那末，請算賬吧。

紳士 （用紙包着錢擲下）三塊錢在裏面，你看看洋錢好不好。

冰工 （承接着錢包，打開來看了又敲）好的。

紳士 下個月三塊錢送不送？……你莫以為我是中國人，我們是東洋人。

冰工 （被克服的氣分，低聲）送。（阿金又跑到門口了）

紳士 送不送你自己決定，給我們好找別家。

冰工 送送。

紳士 你收了錢把收條交給那小姑娘。

冰工 (在收條上簽了字交給阿金了即往別家去)

(阿金再進屋去，紳士也悄入)

(夏媽和警察笑嘻嘻又折入弄口來，同時行人出進不斷)

夏媽 真的，閑話是不好講的，這樣講起來給我們少爺聽到了，包你要喫他一頓飽拳頭。

警察 咦！儂少爺是啥格人，他敢打我。

夏媽 少爺是個富貴的人呀，他的父親做東洋人的官，他們很有錢。

警察 儂少爺很有錢？很有錢的人就不會住這樣的房子，這每個月幾十塊錢一幢的房子要住三家，這算什麼有錢的人家呢。

夏媽 他們喫得好，兩夫妻每天要喫一塊半錢小菜。他們也穿得好，少奶奶每個月要穿一百塊錢衣裳，她每個月要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去買兩回衣裳料子，她的衣裳下半身都是繡花的…… (長衫男自左方角落裏走出，站在紳士的家前。)

長衫 有人在家麼？ (精銳的眼光四處溜，彷彿流氓的樣子。)

夏媽 (急走來) 有甚麼事？

長衫 收酒錢。

夏媽 什麼酒錢？

長衫 二房東在家沒有？你去叫他來！（兇惡的命令氣，夏不快）

夏媽 你就在這裏等吧。（不放心這人的樣子，要進不進，高喊着）少爺！少爺！（進去）

紳士 （到涼台來）這麼大的聲音叫什麼？（看到了長衫男，客氣的）哦，（點頭）你有什麼事情？

長衫 收酒錢，先生。

紳士 哦哦，（微笑）甚麼酒錢？

長衫 三個月的巡捕捐。（驕傲的）

紳士 一共多少？

長衫 十八兩。

紳士 是怎麼算的？

長衫 每個月六兩。

紳士 六兩……別人家裏也是一樣算嗎？

長衫 是，先生。這弄堂裏家家都是一樣算的。

紳士 譬如……東洋人家裏呢？

長衫 東洋人中國人都是一樣算的。

紳士 東洋人沒有少一點嗎？

長衫 此地是公共租界，巡捕是保護大家的利益的，沒有彼此分，自然巡捕捐也大家是一樣出的。

紳士 譬如我們東洋人是用不着中國巡捕的，我們東洋人的巡捕捐也應該少收一點吧。

長衫（被他聲聲「我們東洋人」這句話激得變爲小心了。）是，先生。這我可不知道要怎樣辦好，我不過是巡捕

房派來收捐的，我只能夠照例收錢。

紳士 唔，我也不過是問問你罷了，看東洋人和中國人的巡捕捐是不是有兩樣。照理東洋人應該要少捐些。

長衫 實在沒有兩樣，先生。

紳士 好好，今天禮拜，銀行取不出錢，隔兩天來拿好吧。

長衫 好好，再會。

紳士 隔兩天請來。

夏媽（長衫男走到鄰家去，紳士仍在涼台作傲慢的姿勢，夏媽走上涼台，給紳士一張片子）

夏媽 少爺，先前一個女客來過，請看是找你的不是。

紳士（氣上了）呀……夏媽！你整天只曉得在外面玩，把家裏的客都趕跑了！（粗暴地向夏）

夏媽 是找你的客嗎，少爺？

紳士 怎麼不是，你真可惡，我家裏的女客來總要被你趕走！

夏媽 少爺，這真太冤枉了！……那怪不得我呀，只知道你是東洋人……

紳士 是東洋人……是東洋人就不應該有中國女朋友嗎？

夏媽 我只曉得你是東洋人，那個女客是找福建人姓沈的。所以我回脫他了。

紳士（氣得忘我的）難道你不曉得我是福建人，姓孫嗎！你故意把我的女客趕走了！

夏媽 真冤枉死了！我那曉得你是東洋人又是福建人，姓孫又姓森，森樣！森君！

紳士（注意到弄內的行人）不要多說了，去，去！你去替我把那個女客找來！（趕她入，自己也進去）

（弄口行人玩的人很多，黃包車夫在弄外大喊讓開，讓開，黃包車夫甲拉了尊榮高貴的豔服女進弄來）

警察（揮棍打行人）喂喂，讓開，讓開路來！（眼珠注射車上豔服少婦。少婦昂然自得，穿外國花紗的長旗袍，打

着美麗的日本綢傘。車夫跑到紳士門前停着，警察的秋波儘對少婦送，手上的棍無意識地亂舞着。聞弄外吵聲，急趨出弄外去）

豔服女 (在門口開車錢)喂,車錢拿去!

車夫甲 呸,給我這幾個錢嗎?(氣了)太少了,太少了。

豔服女 不要吵,你去(進屋)

車夫甲 (憤憤地攢進屋去)錢給少了,加幾個,太太,加幾個……

豔服女 (趕出車夫)你走呀,屋盧薩以!(註:吵死鬼)(高貴的態度,把門砰地關往,車夫被關在門外)

車夫甲 (咚咚咚敲門)喂喂,少了車錢,車錢開得太少了。(又敲門)開門,加我的車錢(敲門,憤罵)她媽的我

拖了她一個半鐘頭,祇給我兩角零八個銅板,真該死!(用力敲門,豔服女開門探出)

豔服女 屋盧薩以走呀,不走我就去喊警察來。

車夫甲 (暴跳起來)車錢,車錢,你總要把車錢開夠呀。

豔服女 不是給了你嗎?

車夫甲 那祇是這幾個呢!

豔服女 敲竹槓!(威風十足地進去)

車夫甲 (想追她進去又躊躇不敢進,氣得要命)這樣子敲窮人的力,臊他媽的!(憤憤地把錢擲在地下引

起了行人的注意)

病容女 (同時從角落裏走到紳士的家來，看見車夫這樣，可憐他的，站在門口望他。)

車夫甲 真臊她媽的，這樣敲窮人的力！(憤氣的蹴地下的錢)喂……(暴叫)加我的車錢……加我的車錢！

警察 (自弄外搖搖擺擺走來) 猛地逼問車夫喂，爲啥吵，爲啥吵？

車夫甲 他們太太給少了車錢。

警察 儂和她講了多少呀？

車夫甲 沒有講價，我拖她到江灣路打回轉，來往的車錢起碼要三隻角子。還在那裏等了她很久，回來的時候

又拖她到四川路橋，統統是一個半鐘頭，我頂少要她四角半錢。

警察 她拿了多少錢給儂？(兩眼溜溜地察看病容女，起懷疑。)

車夫甲 兩隻角子搭八個銅板。(儘蹴車下的錢示警察)

警察 儂確是拉了她一個半鐘哪？

車夫甲 啐！我可以對天發誓，恐怕還不止一個半鐘頭。吃早飯的時候拉她去，她到現在才回來。

警察 (看手錶，向病容女) 太太，再加他幾個銅鈔。

病容女 吓！爲什麼叫我太太！(臉向內)

警察 小姐，加他幾個吧，黃包車的規則，是三角錢一點鐘。

病容女（討厭警察）你和我說甚麼！我不曉得。

警察（示威）咖熱的天氣，他拉了儂，儂勿給夠車錢，我們警察局有章程的。（看她病弱，更加威示）

病容女 我怕你什麼章程！你別問我！（拂開警察）

警察 儂弗給夠車錢，我們可以照規則辦儂！（無禮貌）

病容女 混賬，我沒有坐他的車子。

車夫甲（拉住警察）不是她，不是她。

警察（高叫）喂喂！你們家裏啥人少給了黃包車錢？

夏媽（聲音）叫他走吧！（出來，看到病容女）呵，小姐！少爺正要我去找回你哩。我想你回去了這許久，那裏還

能找得到……

病容女 我還要來的，少爺回來了嗎？

夏媽 回來了，少爺和少奶奶……

車夫甲 喂，錢，車錢呀！

豔服女（不認識病容女的樣子，直向車夫）你快走呀，還在吵什麼？

車夫甲 你少我的車錢，快給我！

夏媽 (小聲向病女) 小姐，樓上去吧。(病容女移移步，又貪看着)

警察 (媚眼甜笑向豔服女) 太太，請加他幾個錢吧。

豔服女 我已經給他不少了。

車夫甲 (暴躁) 講鬼話！兩角搭八個銅板在這裏。(蹴地下的錢)

警察 加他幾個，他們也苦來啼。

紳士 (換了件日本服，十足的高傲走到門前，沒見到病女，用日語兇狠狠地罵車夫) 孔急基習約！以客(註：

這畜生，滾蛋！)

警察 (很驚，如狡狼望望紳士，退縮。)

車夫 (暫時忍痛沈默)

豔服女 (向夫) 可勒窪卽灑習約額耐抽姪得矢喇。(註：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傢伙。)

病容女 怎麼的呢？(嚴肅的)

紳士 呵，約古以拉俠入抹洗打。(註：呵，來得很好。)(握手)

車夫甲 (忍不住，叫絕) 車錢，車錢快給我！

紳士 (笑向病容女) 七約鳥多，呵瑪卽……(註：稍稍等一下)(解握，兇向車夫) 這大聲叫甚麼！給了你的錢

你還在胡鬧，滾！

車夫甲 哼！拖了她一點半鐘才給我兩隻角子搭八個銅板（拾起地上的錢對紳士面前擲）沒有這樣吃人的道理。

紳士 你到底要好多，要好多少？

車夫甲 要你四角半錢還是讓了你。

紳士 你莫搗蛋，滾！滾你的蛋！（逐車夫）

車夫甲 照規矩是三角錢一點鐘的黃包車……

豔服女 我不曉得你們的甚麼規矩不規矩，沒有坐你多少辰光。

車夫甲 你沒有良心！從這裏到江灣路一來一去，還在那裏等了很久，回來你又到四川路橋買東西，你頂少坐了一個半鐘頭，頂少我要你四角半錢。

紳士 咄，沒有這樣貴的黃包車！

車夫甲 巡捕先生，你說，我多要了他的錢沒有？

警察（怕得頭都怕抬起）哼，我不曉得你拉她多久，照規矩是不錯的。

紳士（罵警察）這裏不要你說話。

車夫甲 這弄裏的事他應該要照顧照顧，你們坐了車子不給夠錢，巡捕先生，你要講講公道話呀。

紳士 外國人的事不要他管。我們東洋人做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給了你一趟錢再不能給第二趟了。

(警察極狼狽地走去)

車夫甲 唔，東洋人吃人，你們真會吃人！(舉拳向紳士)我對你說，不給夠我的車錢，我是不會走的。

紳士 那正好，你不走我就去喚外國巡捕來捉你。夏媽你去打電話叫外國巡捕來。

夏媽 少爺，這裏不是有巡捕嗎。

紳士 這車夫真是壞蛋！我們東洋人是要外國巡捕來辦他的。(夏媽進去)

車夫甲 你就叫你們東洋鬼的皇帝來還是要那末多車錢，我們的血不是由你們東洋鬼隨便吃的！(跳向紳士)

士)

紳士 你要客氣一點呀，在我面前這樣侮辱東洋人是不行的。

車夫甲 (越氣，暴跳起來)東洋鬼！吸血精！……吸血的人總不會有好死，(指豔服女)她吸了我的血，她不會

有好死！

(弄內聚集在看的的小孩們，看了車夫這樣痛快，他們都鼓起掌來。行人也看得起勁。)

紳士 哎呀，你這混蛋！你這樣無禮，這樣兇暴，只好叫我的狗來咬死你。(向內呼狗)哈僕……！哈僕……！(挽妻

走入

（病容女隨後進去，室內猛狗狂吠，車夫拖了車子急逃，警察剛走來又竄走，人們驚散，狀態極混。）

（混亂狀態的結果，弄口充滿了興奮的人們，黃包車夫乙拖了素服女子闖進，車高跳，素服女車上跌下，車子隨即翻倒女身上，行人驚極，圍着，警察怒氣沖天打車夫乙，車夫甲來救車夫乙。喧聲。）

人們的聲音：

——呵，怎麼呀？

——黃包車翻了。

——車子壓在女人身上。

——跌傷了嗎？

——出血了。

（人們蹲下去扶救受傷女子）

（紳士及病容女走上了涼台。）

病容女 剛才的事不太過了嗎？

紳士（笑）達得，立哄錯羅不重尼席打拉，喇翁朵郁本利額阿魯啲。（註：但是，武裝日本人的樣子，總有許多便

利呀。

病容女 呵你……(大不快)日本人是那末好的嗎(悲默)

紳士 (吸煙默)你的身體好像更壞了。有病麼?

病容女 (氣突突的)我們的朋友有十一個被捕了,十個引渡在日本監獄裏,老胡前晚上在日本帝國主義下被犧牲了。

紳士 (興憤)呵!這報上沒有載。

病容女 日本帝國主義這回想根本撲滅我們殖民地的革命事業……你有辦法對付帝國主義麼?
紳士 這話我們到裏面去說吧。

(一同進去)

(弄口的人們扶起素服女,女頭髮散亂,面部脚手部流血,站不起地,容態慘絕,不能言語)
人們的聲音:

——她腦殼上跌開了幾條。

——手也跌腫了。

——嘴巴鼻子都跌破了。

——眼鏡不見了。

——眼睛沒有瞎吧？

——腿跌開了。

——衣裳跌亂了。

——你住在那裏？

阿金 呵，這是我家樓下的朱先生，她剛去醫病來的。

警察 把她扶回去吧。

阿金 她不能走路。（看車）黃包車來。

（車夫乙整理車子再來拖，警察拉住他）

警察 儂弗能拖了！把儂的姓名地址寫下來。展開（小冊子，鉛筆）至少要罰儂十塊洋鈔，關兩禮拜牢。（去寫）
儂姓啥？

車夫乙 姓吳。

警察 幾歲？（寫記）

車夫乙 廿歲。

警察 住在啥地方？

素服女 (以手帕承住臉上的血，嚴厲的向警察) 你放他走！

警察 我們無沒格樣的規矩。

素服女 我要你放他走。

警察 他犯了事，我們要照規則辦他。

素服女 這不是他有意犯的，他只有些不當心罷了。(對車夫乙) 你去！

警察 他不當心，把儂跌得血淋淋了，儂還放他走，我弗曉得儂是啥意思！(毒打車夫乙)

車夫乙 (不敢做聲，但拖着車子巧避，一邊受毒打，一邊對素服女表示感激，他是聰明健康的青年。)

車夫甲 來，我拉你回去。

(素服女血淋淋地坐上車，阿金在旁扶她，人們跟着她走，車到紳士家前停下。)

人們之一 喂，喂！你們家裏的女子從黃包車上跌下來跌傷了。

紳士 (趨到涼台俯視) 呀，是表妹！(急跑下樓，攢出門外)

(此時阿金和人們已扶服素服女下車，涼台站着幾個人)

阿金 能走嗎？(素服女試走)

紳士 怎麼弄的？

羣衆之一 黃包車翻了。

紳士 (很凶的對車夫甲揮拳頭) 又是你！(車夫甲神色不動，退)

阿金 不是他。(扯住紳士) 那個黃包車夫走了。是她放走的。

紳士 甚麼話！怎麼不把他捉到巡捕房去？(怒向素服女)

素服女 把他捉去有甚麼意思？

紳士 他把你遍身跌傷了，血在流，照規矩應該懲辦他的。

車夫甲 (盤着手，切齒恨紳士) 唔……

紳士 那個黃包車夫走了多久？我一定要把他捉到巡捕房去。

素服女 不好，那沒有意思。

紳士 看你流的血吧！不把他拉到巡捕房吃吃虧，你流的血真沒有意思了！

素服女 這樣流一點血何必追求什麼意思。也許我流的血的那些精神，會跑到人們的靈魂裏去。(紳士不

快)

(空氣興奮，暗探在旁吹哨，武裝巡捕有中國人，有印度人，一大批湧進，空氣大混亂，素服女走進去)

巡捕的聲：

——反動者！

——捉，捉！（追逐着青年和車夫）

——姓孫的是那一家？

——我認得，來！

（巡捕一大部分堆集紳士門前）

紳士 呵，你們接到了我的電話嗎？……費你們的心，這個車夫真可惡，請把他拉去！

日本暗探 你也一同去。（拉住他）

紳士 爲甚麼？

日本暗探 你不是孫偉夫麼？你保護反動分子。

紳士 呸，胡說！（驚極，失色）

日本暗探 喂，你們都到他家裏去搜！（指使衆捕）是一個女人，剛剛進來不久的。（巡捕們一大半闖進屋內

去）

紳士 可是我沒有犯甚麼事，放我！

日本暗探 也要請你到捕房去談話的。(命令巡捕)喂，把他鎖起來！

(巡捕二人把鐵鎖鎖在紳士手上)

紳士 胡鬧胡鬧！豈有此理！(拌鐵鎖，氣極)我沒有犯甚麼事，爲什麼要把我鎖住？(暴跳)

(巡捕二人把車夫捉來，車夫看見紳士被練鎖着，對紳士做怪樣子)

車夫 哈哈，你看哪！

紳士 (暴跳)放開，放開這傢伙呀！你們簡直弄錯了。

日本暗探 錯錯，錯甚麼！你家裏藏匿反動分子。

紳士 但是我……

日本暗探 你們……你們台灣人，計劃危害大日本政治的和平……

紳士 那我不曉得，我什麼時候都愛戴日本的政治，擁護日本的政權。

日本暗探 唔，或許是這樣也不知道。但在那邊雖然擁護了……

紳士 我什麼時候都忠於日本，放我！放我呀！

日本暗探 不行，你家裏搜出了反動分子的時候，你也是嫌疑犯……你們這種不知恥的台灣人，橫豎是一夥

子。

車夫 (高笑) 哈哈! 原來你不是東洋人哪!

紳士 混蛋! (很兇惡) 不要你開口。

車夫 你原來是假洋人哪! 哈哈, 現在我不怕你了。(大笑, 很出神, 忘了自己是被捕的人) 哈哈, 哈哈……

假洋人! …… 假洋人!

(巡捕三人自屋內拖出病容女)

巡捕們 是這個吧? 是這個吧? (問暗探)

日探 是, 我偵探她一禮拜, 今天才偵到了。

巡捕 B (緊拉住病容女) 這女人真兇! 我被她打了好幾拳。

巡捕 C 你們看她這是這病樣子, 她打人真痛, 我也被她大大地打了兩拳。

巡捕頭 (自屋內跑出) 把她鎖起來!

巡捕 B 鎖緊些, 莫給她跑了。

(兩巡捕用鐵鎖鎖住她)

病容女 豺狼, 亡國奴! …… 滾! (踢巡捕)

日探 好, 你是你們台灣最厲害的革命女子, 也給我們捉到了。我也把你捉到了。你說, 你在這裏做甚麼。你們這

裏有幾個和你共謀的？我們好捉她。你說出來我們可以減輕你的罪。

紳士 她是來這裏玩的，我們和她沒有關係。請把我放開！

病容女（嚴肅）是，你們是和她沒有關係的，因為你已經不像台灣人了。（咬緊牙齒）

日探 哼，你還嚙舌！你的情人胡雪仇槍斃了。你也非同你的情人一樣的運命不可。（踢她，在她手上加鎖）

巡捕 F 又搜到了一個，不知道是甚麼人。

（拉了素服女擲出）

日探 不管她是什麼貨，且帶了去再說。凡是危害我們日本帝國的人，總歸是罪大惡極的叛徒。

紳士 我絕不是什麼叛徒，我完全是被冤枉的，放我，（擲鐵鎖）替我解開！

日探 你們台灣人總是搗亂鬼，忘恩負義！我們帝國用這樣的恩惠待你們，你們還是這樣不知恥！（踢紳士）

紳士 但我絕不像一般台灣人，放了我吧！

車夫 哈哈，假洋人！你還好裝出東洋人的威風嗎？你還能裝作東洋人來騙人嗎？

（弄內行人遠遠望着發笑）

巡捕 F 屋裏沒有人了，走吧。

巡捕頭 走走，都去！（一同開始走）

巡捕 F 這女人走不動，怎麼辦哪？

巡捕 E 把她拖去就是，我來幫忙。

(二巡捕倒拖了素服女跑，血淋淋)

車夫 (看得發火，拚出來，猛力擊退巡捕 E F) 你們不能帶她去，他是一個病人。

巡捕們 嘖，嘖，混賬王八蛋！(來拉車夫)

車夫 (一脚踢開巡捕 A) 她是一個病人，剛剛又遍身跌傷了，她是不能坐牢的，你們要拉她去，真太沒有天理！

(挺胸擁護女)

巡捕們 (走擺示威) 咄，咄，痞子……流氓……你有兩層罪了。(許多人打他)

車夫 (猛力又逐開巡捕們) 是混蛋的都滾！我有甚麼罪？她有甚麼罪？

旧探 死也是台灣人，少不得她是個搗亂鬼。(巡捕三四人拖了素服女走)

車夫 這樣做你們真是殺人！(打倒幾個巡捕，衝開重圍，敏奪了素服女走)

巡捕們 (鬧，叫，雜亂不辨話聲，追，打，開槍，車夫中三四彈倒地，口中流血，臨死高呼口號)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向紳士揮拳)……假洋人……假……

(弄口極混亂，弄口看的人們，弄中家家窗上看的男女，都極憤恨這假洋人)

【作者介紹】

(一) 作者小傳 白薇姓黃，別號楚洪，湖南湘鄉人。在國內曾受過相當的教育，後來留學日本，研究日本文學。在那裏頗受經濟的壓迫，曾充過下女。回國後，在暨南大學及其他學校當過教授，曾與其戀人楊騷同居過，現因病在上海休養。

(二) 作者著作 詩劇有琳麗（一九二五）；戲劇有打出幽靈塔（一九三一）；小說有愛網（一九三〇）；炸彈與征鳥（一九三〇）；昨夜（一九三三與楊騷合著）。

(三) 作者作風 作者是個戀愛的謳歌者。在她的創作裏，沒有冰心女士的母愛，和兒童的愛，祇有青年男女兩性的愛，她覺得人生祇有兩性的愛，才能夠感到生命的重要，失了兩性之愛，就猶如失了生命。我們把琳麗中女主人公對於戀愛的見解來證明她：如「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存在兩性間。」「人生只有「情」是靠得住的，所以我這回特別地執着我的愛。」我這回祇是爲了愛生的，不但我本身是愛，恐怕我死後，我冷冰冰的那一塊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團晶瑩的愛，離開愛還有什麼生命，離開愛能創造血與淚的藝術麼」等話。作者在那時把愛情作了生命的營養，一刻也離牠不開，這樣沈浸於愛海裏。是個戀愛的謳歌者是個唯心論的藝術至上主義者，這是作者前期的思想。到了發表打出幽靈塔那時期作者已從象牙之塔走出來，而漸漸與現社會握手了，那時期劇中主人公的思想是這樣的，「從前我也是個尊尊尊的迷兒，極厭惡現實界的形形色色，凡是一到了現實的境地，就想法子逃避，現在却首先追求現實了，甚麼都是非常執着的，覺得愈是執着的裏面，愈有生命。」（第一幕）這雖是劇中人的話，我們可以想象到作者思想的轉變了。作者對於人物心理的描寫很爲精細，文筆亦極秀麗。作者在創作上，戲劇比較小說要成就得大一點。

中華現代文學選 第三冊

討漁稅（一幕劇）

馬彥祥

時代 一二二五年夏

人物 阮小七

桂英

丁順

教師二名

佈景 漁家門前，竹籬土牆而外，惟板桌一石凳數事點綴其間。稍遠，有楊柳三四樹，垂絲成蔭，與夕陽相映，饒有風趣。

阮小七在門前收拾漁網。

桂英（在門內喊）爸爸！爸爸！爸爸！

阮小七（抬頭，向門內望）唔？桂英，幹麼？

桂英（在門內）飯好啦，咱們是在屋裏吃呀，外邊吃呀？

阮小七 天熱，屋子裏悶得慌，還是在外邊吧，涼快點兒。

桂英 (在門內) 是。

(阮小七把漁網理好，桂英捧着食具自門內上。)

桂英 (一壁在板桌上安放杯盤，一壁說) 爸爸，今兒還剩着兩條魚，你喝兩盃好不好？

阮小七 家裏還有酒麼？

桂英 您前兒上梁山，不是帶着兩罈酒麼？沒有喝完，還剩着半罈呢。

阮小七 (沈默，若有所思) 咳！

桂英 對啦，爸爸，您還沒有告訴我呢，那天您在山上，爲什麼那樣傷心呀？這兩天您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老是

嘆氣，到底是爲的什麼？

阮小七 你不要管我，桂英。

桂英 不行，爸爸，您得說。那天我問您，您總不言語；後來被我問急了，您纔說改天再告訴我。

阮小七 (坐下喝酒) 遲早你總會明白的。

桂英 聽說，那梁山上，原先都是強盜住着的，對不對，爸爸？

阮小七 小孩子別隨便亂講。

桂英 不對麼？好些人都這麼說，梁山泊是強盜窩。

阮小七 這樣說，你爸爸也是強盜了！梁山上的朋友都是好漢，不是強盜。

桂英 怎麼？難道爸爸同他們是一夥麼？怪不得前兒爸爸還上梁山呢。可是他們那些人都上那兒去了，怎麼現在山上連一個人影都不見，荒得那個樣兒？

阮小七 咳！說起來，話長啦。當初我們家原是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在這石碣湖裏打魚度日。後來咱們家人口慢慢地多了，過日子也實在不易。恰好那時候東溪村有一位吳學究——人家都叫他智多星，多才多謀，真賽過當年諸葛亮——就是他出的主意，約咱們哥兒幾個一塊兒去打劫蔡京的生辰綱，滿想圖個下半世的快活。誰知道打劫之後，事機不密，被白日鼠白勝把消息給走漏了，逼得大家無路可走，沒有法子祇好往梁山上跑。那時候，你還不過十二歲，因為不願意讓你們也擔驚受恐，所以你跟你媽還留在這裏過苦日子。

桂英 要是爸爸不跟他們去打劫，不是就不用上梁山，咱們也不會分離了麼？

阮小七 話是不錯的。可是誰又願意去打劫呢？看你蔡京一般人，是些什麼東西，他們又做了些什麼好事，做一
次生日，偏偏有人去送這麼多珍珠寶物。憑什麼他們就該有那些東西，我們就不能搶來用呢？

桂英 爸爸，這是犯法的。

阮小七 犯法，誰不知道這是犯法的呢？那時我們並不是情願上梁山去的，只是逼得沒有第二條路走呀！
桂英（頗有點同情）所以爸爸就不能不上梁山了。

阮小七 我們上梁山，可不是怕他們；我們實在是看不過這種朝廷。什麼人不好用，偏偏會用蔡京做宰相；他一當權，高俅、童貫、王黼、梁師成……這班小人自然也得法了。裏應外合，凡是可以壓迫咱們老百姓的，什麼也幹出來啦。可就沒有一件是治天下的正經事，這樣，天下怎麼不要亂呢？難怪許多綠林的好漢都要起來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你爸爸上梁山，也正是爲此。

桂英 要是大家都上了梁山同朝廷作對，天下不是更亂了麼？

阮小七 那時候梁山上的好漢，人數還不多，除了咱們阮家哥兒三個之外，祇有鐵天王、晁蓋、智多星、吳用、霹靂火、秦明、赤髮鬼、劉唐、浪子、燕青……幾位，後來宋公明、宋大哥也上山來聚義，弟兄們越來越多了，這纔招兵買馬，大幹起來。那些弟兄們雖說都是綠林出身，可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劫的是不義之財，殺的是貪官污吏。滿想得了民心之後，直搗東京，把江山變換一個面目。

桂英 難道朝廷不派兵來打麼？

阮小七 可不是，朝廷不知派過幾次兵來攻打，無奈我們早有準備，打一次，敗一次，朝廷實在也是沒有法兒啦。這纔想出招安的法子，來騙我們上京去做官。也是他們宋大哥，心眼兒太活動，禁不住幾次勸駕，居然答應了。桂英 做官總比做老百姓強，有面子。

阮小七 要是當初宋大哥聽了咱的話，何至於有今兒呢！依咱的意思，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力，打破東京，殺

盡那些蔽賢嫉能的奸賊，替天下的窮苦百姓伸伸冤，這多痛快！偏偏宋大哥不聽，帶着弟兄們投降去了。後來南征北討，血戰多年，替國家出的力真不算少，弟兄們也死亡了一大半。誰知道那班奸賊還饒不過他們，先把盧俊義員外宣召到京，暗地裏給他吃了毒藥，沒等回到廬州，半路上就毒發死了。害死了盧員外還不算，不久又賜毒酒給宋大哥，宋大哥明知道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壞了一生忠義，就把他騙了來，也給他喝了毒酒，死後哥兒倆一塊兒葬在楚州南門外。這風聲不知怎麼傳到了吳學究同花知寨的耳朵裏，他們得了信，來到宋大哥的墳上，憑弔了一番，也都在樹上吊死了。咳！當初原是打算做一番大事業的，結果反而被他們算計了！（言下不勝感慨，沈默了一會）你爸爸幸而沒有去做官，要不然現在也說不定是怎麼下場呢！

桂英 這樣說來，他們做官的還不如咱們打魚的。

阮小七 去年春天，那時宋大哥還在世，他打發人來找過我幾次，總勸我出去，說是辛苦了一輩子，落得個打魚度日，未免太清苦。可是我都謝絕了。後來不久你的媽又死了，只剩着咱們爺兒倆，我更不打那麼想啦。我想，祇要當道的不來苛刻咱們窮人，能夠終身在這石碣湖裏打魚，也未嘗不能安居樂業。你看，咱們不是比他們自在得多麼？（稍頓）前幾天聽得人說，皇上要派人來這山上建造廟宇，奉祀我們那班死了的弟兄，不知道真不真。所以我前兒上山去跑了一趟，一來是祭奠衆位弟兄的英魂，二來也是到山上看動靜，說不定他們又要來搗什麼鬼！

桂英 (忽然想起) 爸爸，你喝吧，酒都涼啦。要不要拿去溫一溫？

阮小七 不必啦。天氣太熱，喝點兒涼酒，也爽快。

桂英 真的，天這麼熱，這幾天湖水也淺多了，魚老是不上網。

阮小七 祇要吃得過，少打些魚也不要緊。明兒清早，咱們早點兒起身，到東湖裏去撒網子，你看，山那邊，天這麼紅，明兒準還得熱一天。早去早回，省得曬。桂英，你也吃飯吧。(桂英張羅吃飯)

(丁順從大路上搖着身走來)

丁順 (遠遠地就喊) 小七哥，吃飯哪！

阮小七 (忙起招呼) 喔！原來是丁爺。

桂英 丁大叔，你來啦？

阮小七 您來得湊巧，剛喝開，坐下喝兩盃。

丁順 您請，偏過啦。怎麼樣，小七哥，這兩天魚市的買賣好吧？

阮小七 咳，打那兒好起來，還不是照樣！

丁順 聽您的口氣，這漁稅銀子大概又欠啦？

阮小七 真對不起，請丁爺向員外爺再回一聲，就說漁稅銀子，改天咱親自送上府去。

丁順 小七哥，我前兒個來，你也不是這麼說的麼？

阮小七 誰說不是呢！也是沒有法子，叫你一蹣一蹣地跑腿，真過意不去！

丁順 我多跑兩蹣倒沒有什麼，好在路不遠，走不了幾步就到了。倒是，你知道，不好往上一回話呀！

阮小七 丁爺，費心你啦，祇要你肯說一句半句，員外爺還不信麼？你就說，這些日子天旱水淺，魚不上網，等咱多賣了錢，就把魚稅送過去。

丁順 我可不是這麼說來着，可是，員外爺說，這是多少年來做下的規矩，不能破例，要是大家都照你這麼說，到期不繳稅銀，這事兒還怎麼辦呢？

阮小七 話是不錯，可是丁爺你也親眼瞧見的，咱阮小七是存心要躲賴這漁稅麼？咳，實在沒有，有什麼法子？咱阮小七一家兩口，除了混口飯吃，也沒見賸下一個大呀！說到員外爺，他有吃的，有喝的，什麼也不用愁，還在乎這幾個錢麼？把手高抬一點兒，也就過去了。

丁順 你說得倒容易，我們員外爺可不是這麼打算。那天我空跑了一蹣，員外爺就一肚子的不高興，說是下次要再沒有，簡直就要不讓你在這湖裏打魚啦。

阮小七 這是打那兒說起，員外爺會跟我們過不去。咱阮小七就指着這過日子，員外爺不是不知道，爲了這幾兩漁稅銀子，真肯傷感情，不讓咱在湖裏打魚，還不是存心要咱的好看麼？咱阮小七不是沒有出息的，梁山

的弟兄們，招安以後，那一個不是陞官發財，咱要是肯出去，早抖起來啦！只因為不願意受那些骯髒氣，所以纔回到老家來打魚過活，這還圖個什麼？員外爺無非比我們多幾個錢，憑這就能刻扣我們麼啦？

丁順 小七哥，何必呢，說這些牢騷話。你志氣高，誰不知道？可是，這個年頭兒，不講那個。有錢有勢，什麼都好辦。你當初要是跟宋江他們一同進京，今日何至於爲了這幾兩漁稅銀子受閒氣呢？現在說，可就晚啦！

阮小七（有點生氣了）說什麼，也是沒有。打魚，還得繳稅，就沒有聽說過。這石碣湖又不是你家員外一個人的。他無非跟當官的有勾結，就來詭詐我們窮苦老百姓的。說不定，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繳了。

丁順（惟恐把事說僵，立刻改變口吻）您瞧，生這麼大氣！咱們有話慢慢兒商量。您不說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願意繳了麼？（瞟了桂英一眼）

阮小七（餘怒未息）唔，怎麼樣？

丁順 這也好辦。我們員外爺早就跟我提過，（以目注視桂英）說小七哥您的境况也不很好，單指着打魚過日子頂可憐的，就有意想把您的漁稅給免了。

阮小七 這不給啦！

丁順 可是有一件事得跟你商量商量。

阮小七 什麼事？

丁順 這事……我早就想跟你提來着，老是沒機會。好在你也不是外人……

阮小七 吞吞吐吐的，倒底什麼事？

丁順 除了您，這話不便給別人聽見。（屢以目注視桂英）

阮小七 （會意）桂英，你把飯拿進屋裏去吃吧。

（桂英端着一部分的食具進去。）

阮小七 說吧，丁爺。

丁順 （低聲地）我說，你們姑娘今年多大歲數了？

阮小七 十六啦。

丁順 許了人家沒有？

阮小七 丁爺，你問這話什麼意思？

丁順 （帶着笑容）小七哥，您也是老江湖了，難道這還不明白？

阮小七 （很嚴肅地）不明白，你說吧！

丁順 是我們員外爺的意思，說您年紀也大啦，真打算指打魚過這一輩子麼？眼前有福，幹麼不享？

阮小七 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咱不愛聽這些廢話！

丁順 你別急，聽我告訴您。我們員外爺知道小七哥有一位大姑娘，長得俊，歲數也相當，就有意思……哈哈！
哈……跟我丁順提了好幾次啦，我老沒機會跟你開口，就是，就是員外爺想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 (竭力忍耐着)什麼？

丁順 想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忍不住了，提起手來打了他一巴掌。)

丁順 (意料不到)怎麼？你打人？

阮小七 打你啦，怎麼樣？瞎了眼的奴才！你也不瞧瞧咱阮小七是什麼樣兒的人！

丁順 (一轉念間，便改了面目。一則是想有個轉圜餘地，一則也自知不是阮小七的對手)我說，小七哥咱們有話說話，幹麼動手打人哪？就說剛纔這幾句話吧，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答應不答應在您，說不說在我，再說，我也是一番好意。

阮小七 (被他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默默無語)

丁順 (以爲阮小七是讓步了)我們員外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小七哥您沒見過，總也聽說過，有錢，有勢，人品好，年紀也不大，今年不過四十來歲，待人是又和氣又寬大。要是小七哥肯答應，不用說姑娘是坐享富貴，就是小七哥你自己，這下半世也不用愁吃穿了。

阮小七 丁爺，你的話我都明白了。你也無非是「吃人一碗，聽人使喚。」我不敢怪你，剛纔是咱阮小七的不是，多委屈了你哪！

丁順 （又是一種口吻）嘿！小七哥，這就是你的不對啦。這算得委屈麼？剛纔是我自個兒沒說明白，活該挨你。打要是多心，咱們就算不夠交情。早知如此，大夥自己人，還麻煩什麼漁稅銀子。小七哥，你說對不對？

阮小七 丁爺，你錯會我的意思啦。我是說「債有頭，冤有主，」你們員外的意思，與你不相干。費心你，跟你們員外說，叫他趁早別打這主意，咱阮小七不是好惹的！

丁順 小七哥，別說我做兄弟的又多嘴。您這就有點兒不識抬舉。我們員外爺說話向來不打價，是一是二，說出口，就得辦。錯過是您小七哥，別人哪，還不費這份兒事呢！

阮小七 丁爺，咱是話說在先，這事與您不相干，少在這裏廢話！不然哪，（突然發作，以拳擊桌）哼！別說你七太爺不留情面！

丁順 好，姓阮的，真有你的。給臉，不要臉；說好的，你不理。好，等我們員外爺給你好看（冷言冷語）不就憑你阮小七麼，一個鄉下老兒，就敢這樣猖狂！

阮小七 猖狂麼？（怒不可遏）咱阮小七就猖狂一下；先給你一個好看（揪住了丁順就打）

丁順 喔！救命哪！救命哪！打死人囉！救命呀！

(桂英從屋裏急急地跑出來，拉住了小七。)

桂英 爸爸，住手，住手！什麼事？

阮小七 (把丁順一推) 饒你這條狗命，也讓你知道知道七太爺的利害！

丁順 (順勢一溜) 姓阮的是好漢就別跑！

阮小七 咱阮小七一生做事，光明磊落，還怕你這奴才不成！瞧你敢把咱什麼樣？

丁順 好！回頭見！(跟踉由原道下)

桂英 爸爸，什麼事，跟他生這麼大氣？

阮小七 (自言自語，怨恨已極) 哼！咱們打魚的人，就這麼好欺負？

桂英 爲什麼，爸爸，他什麼得罪您啦？

阮小七 桂英，這個年月不講理的事多啦，少知道一點，少生一點氣。「狗仗人勢，」這東西也欺負起人來了。

桂英 爸爸，犯不上跟他們奴才一般見識！

阮小七 (想了一想) 哼！這還是沒有拿着咱們什麼呀，要是真讓他們拿着什麼，那纔有得受呢！

桂英 不用怕他們！有王法，敢把咱們怎麼樣？

阮小七 桂英，有錢有勢，就有王法；沒錢沒勢，上那兒找王法去？他們眼睛裏，要是有了王法，今兒咱們也不至於讓

人這麼糟場啦！(不覺聲音淒楚)

桂英 (默然有感)

阮小七 (悲憤已極，不禁怒從中來) 咱阮小七自來沒吃過虧！今兒活了四十六歲啦，倒把筋斗栽在他們手裏，讓這些東西作踐！(想了一會，一字一吐) 我想，人都有個死，拚着這條老命不要啦，瞧一瞧，這世界上的公道究竟在誰的手上！

桂英 (雖然未必了解，但她確感到一點恐怖) 爸爸，爸爸，別介，別介……你別介！

阮小七 (斬釘截鐵) 不，不，咱這輩子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難道還有什麼指望不成？(突然彎下腰去從裏腿帶中抽出一把匕首來) 石碣村裏打聽打聽，誰不知道咱阮小七是個有名的活閻羅？仗着一身武藝，生平就好惹是尋非，替別人管閒事。(把匕首拿起看了一看) 拿這把刀子說吧，也不知見過多少人頭啦。雖說都是爲民除害，造的孽可也不算少！打梁山散夥以後，滿想不再幹從前的勾當，吃口安穩飯，誰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今兒又輪到自己身上啦。

桂英 爸爸，您別生氣啦！犯得上跟他們鬪？他們有錢有勢，咱們什麼也沒有。算了，爸爸，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忍耐一下吧！

阮小七 忍耐？忍耐得夠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了咱，就得給點利害給他們看看。

桂英 爸爸，不能，現在說已經晚啦，您還有女兒呢！

阮小七 （想想過去，又想想現在，頗爲感動）咳，可不是？晚啦！如今老弟兄們死的死，散的散，祇剩着咱姓阮的一個人，孤掌難鳴，還成得了什麼大事！（嘆了口氣）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宋大哥在九泉之下，知道弟兄們這樣受罪，怕他未必會瞑目，說不定還在後悔不該散夥，落得這般下場！咱姓阮的死不足惜，可是這樣結局也太不值得啦。

桂英 是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不跟他們計較。爸爸，您還沒用飯呢。

阮小七 不用了，你收拾收拾，進去吧。

（桂英收拾飯具，進去，在門口又回過頭來。）

桂英 爸爸，您也來。（進門裏去了）

（阮小七把漁網背起，隨着也走進門來，把門關上。）

（舞台上的光線已不如先前那樣的強烈。冷場約一分鐘。）

（丁順帶着教師二名從大路上走來，手中各攜着武器。）

丁順 （以手指阮小七的家門）這一家就是這一家，二位教師爺叫門吧。

教師甲 走這幾步就到了麼？怎麼叫？

丁順 教師爺連門都不會？

教師乙 丁爺，咱哥兒倆是初次出差呀！

丁順 祇要把姓阮的叫出來，有一個擋住他，一個就進門去劫那個小姑娘。

甲 我進去劫。

乙 我可不管擋。

丁順 教師爺，這就不對啦。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咱們吃的是員外爺的，員外爺派咱們來，講究的是嘔氣動打；要這樣你推我辭的，咱們怎麼回員外爺呢？

乙 丁爺，是你不知道，活閻羅阮小七武藝高強，誰不聞名？

甲 別說咱哥兒倆，就是再來上十個八個，也未必敵得了他。

丁順 別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阮小七不比從前啦，老啦，不中用啦！

甲 好吧！不幹怕也交不了差。霍出去啦！

乙 丁爺，話說在前，要是把老頭兒打死了，我可不管打這人命官司。

丁順 放心，都有咱們員外爺擔當！

（二位教師爺手持武器，慢慢地走到門前。）

甲 (對乙) 叫門吧!

乙 你叫呀!

甲 好,我叫門。回頭你對付那老頭兒。

乙 那麼還是我來叫。

甲 得啦,別現眼啦!人家還沒出來,咱們就嚇得這個樣兒!分什麼你我,咱們見機行事吧。

乙 對!

甲 瞧我的!(高聲向門內叫罵)姓阮的!有種的跑出來見見你爺爺!

乙 (向門內聽了一會,沒有回音)沒有人,許不在家。

丁順 不能夠。

(阮小七開門出來,二位教師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各自向後倒退兩步。)

阮小七 (一見丁順,便笑着作揖)我道是誰,原來是丁爺。剛纔真對不起,是多喝了幾杯,酒言酒語,把您得罪

啦,正打算過去給賠禮呢!

丁順 姓阮的,別裝孫子!你睜開眼睛瞧瞧,我們是幹什麼來的?

阮小七 (向二位教師身上打量了一番)是要講打麼?

丁順 正是！教師爺打呀！

（教師甲先跳過去，想抓住阮小七，結果反被踢倒在地。教師乙正要抽空溜進門去，也被打了出來。兩位教師爺都急了，各人提起武器，抖擻精神，撲將過去，阮小七順手在裏腿帶裏拔出匕首來，把教師乙先結果了。教師甲連忙跪下。

甲 （哀求）阮爺爺，饒了小的吧！（叩頭如搗蒜）

丁順 （心中未免着慌）好小子！胆敢傷人哪！你這殺不盡的梁山強盜，又打算造反麼？瞧我替你說好的去，怕你不有口難分？（說完就一溜煙跑走）

（桂英神色倉皇地從屋裏跑出來）

桂英 （看見地上躺着一個，又跪着一個，不勝驚異）爺爺，怎麼啦……誰呀？

阮小七 咱活閻羅本來就是個強盜，要是怕你們這些禿驢，也不用活着啦！

甲 饒命吧，爺爺，下次再也不敢啦！

阮小七 （想起剛纔丁順的話）那奴才回去，也必不干休。罷了，罷了！咱阮小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給他一個先下手的爲強！去你的吧！把教師甲也一刀結果了。

桂英 （不禁目瞪口呆）呀……

阮小七 桂英，把你爸爸床頭上的那把朴刀拿來，咱們走吧！

桂英 走上那兒去？

阮小七 去殺斷那些狗東西！

桂英 爸爸，我怕，我怕！

阮小七 怕什麼？反正一樣的，咱們不殺他們，他們殺咱們。你不願意活命麼？要活命，就跟你爸爸去，把刀拿來！

桂英 （躊躇不決）爸爸！

阮小七 別多說，天不早啦，正好去行事。（見桂英站着不動）你不願意去麼？

桂英 （似有所悟，堅決地）去！跟爸爸去？窮人也要命的！（進去不一會，拿着一把刀出來，交給阮小七）

阮小七 （把刀包好了）好，咱們走吧！

桂英 怎麼？這樣就走！我還沒換衣服呢。

阮小七 嚶，還換什麼衣服！

桂英 那麼等我去拿把鎖，把大門鎖上。

阮小七 （望了一望大門）大門，也不用鎖啦！

桂英 不鎖門，東西丟了呢？

阮小七 咱們不再回這兒來啦，桂英！

桂英 (不勝惋惜，而且傷感) 家裏的東西就都不要了麼？

阮小七 那裏管得了這許多！

桂英 爸爸，今晚咱們往那兒去？

阮小七 桂英，別儘着問，跟你爸爸走吧！天快黑啦！

(阮小七帶着桂英一直向前走去，桂英不住地還回頭望着自己的家。他們的背影漸漸地在暮色蒼茫中消失了。)

(幕)

一九三二五二七於故都

【作者介紹】

- (一) 作者小傳 浙江寧波人，曾主編現代戲劇月刊，妻沈櫻女士以創作小說著稱，近馮氏夫婦在天津益世報編副刊。
- (二) 作者著作 著有戲劇講座，戲劇概論，戲劇作法，熱情的女人，譯有學生與藝術，西線無戰事等。